

龍巖州志

卷十八藝文四

龍巖州志卷之十八

藝文志四

創輯龍巖縣志序

明教 陳義安 龍巖

天下郡邑皆有志志者記也記其事之實也巖邑去漳郡二百餘里南宋紹熙間朱文公守郡時未經巖邑以巖民窮居深山出入在公者類皆衣冠野朴動止粗率因作脩龍巖廟學記云龍巖斗僻俗固窮陋其爲士者雖或有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粵考宋淳祐郡志云龍巖唐末人材特盛於治平間周純周綽劉弼劉棠龔原龔克龔時可龔嶠龔頎黃琮黃靖連寅連寢魁等自淳祐間父子兄弟祖孫聯登與夫陳登張嶸林若雨亦皆以名進士顯而龔原又與蘇文忠公竝試大廷擢在甲科皆文公之前未沐大賢表而出之所以沉暝無聞文公過化之後其徒漳人陳北溪開啟聖賢之學自此之後人材殊勝於前況今道義功烈之盛風俗文物之隆而其班班輩出章甫逢掖之雅斯皆關係風化之大其他莫能備述豈可與紹熙之前同年而語哉古有日鈔日錄義安遵奉志書凡例掇其切於世事者日逐鈔錄記之於冊以備後之采擇焉

脩龍巖縣志序

明同 蘇孔機 龍巖

龍巖爲漳之屬邑其地本苦草鎮晉泰康二年分建安置晉

安郡領縣維八其一爲新羅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之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天寶元年改新羅爲龍巖大曆十二年始割隸漳州蓋汀之故治也邑之東有峯突中有巖穴石壁上有龍紋故以爲名自唐歷五季宋元迨今七百有餘年其間名人碩彥擢科第而登顯要者源源相繼而無一語以紀邑之事實遂使山川名物湮沒不聞豈非缺典耶時予忝列諸生偕邑教劉先生守身詣府脩集事完因錄志稿以歸藏久間又損缺適邑人致政潮守王公啟澤優老於家尋加攷訂正其訛舛芟其繁蕪補其脫畧凡館閣魁公所撰詩文序跋未登載者旁搜遠覽悉加收入彙分臚列釐爲三卷詳而有體簡而不泛深得史氏筆削之旨惜未鏤諸梓而人鮮有傳焉迨予承乏二車堂姪元以是書附至於永公暇披閱猶覺中有牴牾復請郡中文學致仕司訓何先生惟賢重別校正捐己俸刻之以壽不朽於是斯志遂爲成書而古今郡邑之沿革山川之險阻道里之遠近戶口之多寡貢賦之登耗風土之美惡人才之顯微開卷瞭然可不出戶庭而一覽盡得之矣予故序其本末大畧如此云

再脩龍巖縣志序

王鳳靈 莆田

石埭湯子令龍巖之四年作邑志成走使幣來莆屬敘於耕原野史王子鳳靈氏王子觀厥成而敘之曰允哉志乎夫志

何爲也者夫志志其所爲邑與是邑之故可徵者損益宜民以示訓也傳曰言之將以行之也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故文以足言言以足事事以足志斯善志也已矣昔孔子作春秋以言寓政王制大行後世紀載之書咸衷於是焉然猶曰與其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之志不可以見其微乎龍巖古新羅也自肇邑至今千有餘歲旣阻且逖治教猶湮然其間文獻有僅存者志弗可後也湯子學道愛人約躬而厚下諸所樹置皆鑿鑿可書釐賦節用墾田脩防崇哲表貞其大也其它條分目布敷議詳明非志亦無以該之是故志有六義焉建邦受地體國經野治之首

務也志封域有土斯有人民數可稽物產不匱所以固邦而資治也志民物政教之責各有司存爰志官師道久化成人文日賁志文教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國之大防也志武備山川儲靈英彥間出國楨是賴器使惟時志人材六義成而一邑之載備矣小道可觀多聞是蓄職思其外災異爲巖故以外志終焉是志也以揆道則宏以章憲則治以脩辭則煥以傳信則貞由是而達之天下俟之百世湯子之志大行矣獨一邑也乎哉

三脩龍巖縣志序

馬章

縣志古列國史也古列國各有史官以記時事未有曠數十

年無記者龍巖志修於前令湯相迄今二紀餘矣過此以往恐湮沒而無攷也適中丞龐公以鐵鉞鎮閩開史局聘名獻纂脩閩志檄郡縣各有述以備採錄章奉檄以禮請鄉先生邑博士董其事弟子員分其勞章亦時預商確觀其成大都監於舊志接其後事以崇一邑之典而改剗凡例則有一紀四表十志五列傳復申之以論以盡其意庶幾希迹馬班而新義煥然矣或者評之謂僭擬馬班章應之曰豈直擬馬班哉紀志列傳則尙書紀傳體也年表則春秋編年體也論則毛詩小序體也文中子元經接獲麟而托始故有擬經之僭乃脩志而遠宗三經近倣二史亦孜孜希舜汲汲步孔意也

獨可以爲僭而畫耶於是或者之詞塞而新志遂付之梓人

又

石應岳

古者列國皆有史今之郡邑卽古列侯國也國不可一日而無史然則邑惡可曠數十年無志耶巖志始輯於啟澤王公繼鉞於孔機蘇公迨石埭湯侯復纂脩之今年踰二紀邑里復割於寧洋時異勢分諸所當增削者尙有待也失今不紀久將湮沒無傳武康馬侯莅茲邑慨然思所以脩舉之適中丞龐公以志事檄屬縣馬侯遂與諸文學士輩詳加纂訂刪繁摭遺隨事分類大目有一紀四表十志五傳釐爲上下二卷書成上之中丞耿公直指使者敖公復藉分守鄭公考覆

刪潤僉謂其足以備信傳也迺以序謬屬不佞不佞閱之其事詳而核其義辨而嚴蓋倣史遷固而有作者俾後之君子不煩於詢訪諮諏惟觀諸紀表志傳而巖之星野疆域山川建設官職人物風俗食貨賦役學校祀典武備藝文之數燦然如指掌矣周禮曰詔觀事則有志茲志成不特吏茲土者可以脩政惠師生茲土者可以稽古正志而章憲傳信昭然與國史竝傳經世盛典何幸於馬侯舉之君子不其樂觀厥成也哉

四脩龍巖縣志序

明尚林士章漳浦書

龍巖建邑最稱古遠其志亦更數脩互有沿革最後則中丞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五

龐公撫治吾閩欲遍知土風俗尙檄各郡邑纂脩故實龍巖與焉今復十餘年矣凡邑治山川興建官職賦役祀典兵防才賢藝文之類復時有加益吳侯莅任有年能盡人之情而知其好惡察事之宜而得其利病嘗曰苟吏茲土繼此來者無已則毋寧以善而遺後人之法以不善而遺後人之戒二義曷寄其在志乎於是謀諸邑縉紳之賢者而以博士胡君子益董若役弟子員連瓚林挺秀等分類考訂其所摭紀雖因故實傳信而義例之刪潤川分條析多出於侯始末釐爲十卷凡一邑所行悉於此志具焉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典籍也人言典籍不備不可以爲國謂有可攷而知者可以據

而守也矧於邑治乎俟政成慮周一邑之事若燭照數計無
隱忒其精神注措能以暇日編輯是書以傳示不泯昔楚子
文以舊政告新令尹而夫子許之以忠彼以身授人者也使
繼子文者不能如其志則令尹美政自所繼而止矣又安能
舉以告來者予用是推俟治邑之意將及於無窮也俟於邑
事若役民徵輸橋梁祠宇與作興土類表揚風節無不留心
至自述懸鐘巖獅子巖二記隱然有豐樂亭與民同樂遺意
夫治有餘力而遊豫境內勝概觀山川之淳厚羨民俗之安
閑古賢亦有爲之者非棄民事也使後之君子來治斯邑皆
以俟之心爲心吾知不待咨訪故老之傳記檢括圖籍之繁

密卽一開卷而爲治成跡燦然具在某也賢行某事當法某
事當行某也在任不能行皆昭昭可據矣法其當行而行其
所不能行是固後事者考鑑之林也俟之加惠於邑視子文
徒以身告人者不爲明且遠哉用是敢不避菲陋爲之序於
篇端

五脩龍巖縣志序

王有容

巖之志前人傳之備矣余何脩但史不可一日廢於朝志不
可一日廢於郡邑得失之際鑒戒興焉然又有難者必也時
有可爲者歟抑事有大變剏見者歟不然其人有勿獲已之
責不得不起而擔斯任者歟巖志迄今七十載矣余甫莅茲

邑見故舊湮遺典籍泯闕詢其原則僞官賴某叛將曾某爲之災也嗟乎秦灰旣燼魯壁猶存誰謂文獻至今不傳乎時卽欲詢耆舊搜逸書大爲表章會漳圍初解徵餉兢兢爲民請命之不暇今綢繆稍周廢者漸舉可謂有其時矣然時當鼎革舊蹟難沿山川土田如故也人物一變封疆形勢未易也戎賦一變政治典秩猶初也時風一變微獨其變之也更
有難言者方海氛挾撫索餉各邑騷然萑爾彈丸恣其虎噬余不得已中堅外澤慘淡備至故形雖勞而中不動焉後知其必變也先爲不可勝以制其勝外乞師於左路開府王公內綢繆固壘爲堅守之計果於甲午臘月朔郡城被襲九邑

淪亡人心風鶴奸宄叢生卽防將王亦將抒憤潛爲引去向非折節交驩戢其逆志安知變不起蕭牆乎昔人云外變可防內變不可防外寇可攻內寇不可攻誠其難哉舌敝穎禿形槁血升巖之封疆幾幾乎不保者數矣仰托

朝廷齊天之福藉客將協輔之勞將保萬亡於一存之中可不謂事之刵見者乎巖俗淳樸最爲近古其間忠孝節義者代不乏人迄今浮沉隱沒世遠人湮苟不搜採姓氏急爲表揚則前賢之正氣泯焉勿彰後人之觀感何由興起宰是邑者何人咎將奚諉幸茲老成未謝典籍猶存商畧前事攷訂今謨誰非信史夫時有可爲而不爲則遺事有大變而不傳則

晦人有勿獲己之責而不力任則墮遺晦與墮誰之咎也微言欲絕之謂何今自明萬歷十六年迄順治十三年其間事蹟故實仍者改者昔無而今見者事隱而未伸節奇而難白者沿習既久傳聞多訛顧邑多名彥願爲虛公而辯折之衆可襄也勿爲一家之言任可獨也勿爲己身之事衆寅恭協神聽和平敢曰所傳不朽抑俟後之賢大夫相率表章云爾

又

漳南
道 衛紹芳

三代以後載籍如林時有治亂文分盛衰經秦火而微言絕大義乖拾斷簡殘編於煨燼之餘分門立戶異喙爭鳴卽六經大典以贗亂真況乎其他子史雜集誇多鬪靡日升月盛

踵事增華充棟汗牛不可殫述金籤牙軸積案盈箱志亦其一也遠代姑不具論卽如明朝一統有誌一省有誌一郡有誌一縣又各有誌夫一縣之在一郡蕞爾彈丸也其在一省太倉稊米也合之天下又不啻著面黑子也既全有之又分有之其義何居蓋小者不如大者之宏備大者亦不如小者之詳核均所以廣攷稽傳不朽也一邑雖小誌烏可廢哉雖然作誌者有五難四不必旁搜博採無其學一難繁簡得宜無其才二難振綱提領無其識三難兵馬倥傯無其時四難文教未脩無其遇五難未革代易主一不必也未年遠板殘二不必也無奇勛異蹟可續後光前三不必也無時和年豐

兼物力不充四不必也今龍巖邑令王君諱有容楚麻城人也當我

朝定鼎之初筮仕茲邑值人心風鶴之日力保危城善撫字於催科寄經文於緯武賣刀買犢冀渤海之殊猷驅雞馴雉魯中牟之雅化政成民和歲書大有乃於公暇日探討故實出其學其才其識之三長而又有靖疆脩文之兼美於是取舊縣誌而重校之按舊誌脩於前朝萬厯戊子年間時遠勢殊更姓革代其間忠孝節義名賢碩士繼起蔚興可聽其名湮沒而不傳哉雖山川百世不改而變異非常之事往往偶見矧他遷改不一又何可以無誌然則載籍雖繁茲書固不宜不脩也書成問序於予予非能文者亦非喜尚文者特重其舉而爲之記

六脩龍巖縣志序

江藻

邑有志邑之史也國不可一日無史邑不可曠年無志志不可歷久不脩其間因者革者剏者復者大抵志善以示勸志不善以示戒宰邑者筆之於乘以舊政告新亦望後人神明其意而光大之俾後人復師後人而政以志傳邑乘也歟哉信史也考巖志自前明以來邑令若湯若馬若王歷歷更脩迄今闕焉不講者又閱三十餘年矣封域如故而奠之者何人戶口如故而實之人者何人士風民俗如故而振興釐剔

者幾何事不爲之博輯焉增損焉則傳如失傳志如無志矣以余承乏巖土五載於茲值政暇歷展舊編見前人卓卓著功業者某也賢某也能某也行之而勇竊輾然喜某也將行而有待復惴然憂將繼此爲舊志所未及者更何限而脩輯之念以生觀感之心更不覺油然動矣竊按志自惟志其所志以期前人之所志如復古革弊者一二事建輿梁廓雉堞者數大役豈曰余功悉分無容諉者也至於書院社學興而文風一振嘯聚者歸誠寄庄者奏豁而民困以甦尤余所蚤夜焦思百折綢繆期其行之而效尤虞其未必效者幸而運會之久廢宜興天心之厭亂思治時數之久困宜亨余於是益不禁喟然於廢興之有數治亂之有機天心之不可問而可問也余惟是盡人事以卜天心志前人之所志而黽勉從事敢曰善是是亦足遂可告無罪於茲邑也哉雖然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善不傳爰集邑中之賢者相與彙前書而葺後事缺者增之畧者詳之疑者攷之或董其任或分其司余亦時過商確以觀厥成竊附一二於紀載之末庶後之吏是土者知我罪我以勸以懲俾邑乘與國史並傳或亦貞憲傳信之一助也乎

纂輯龍巖州志序

張廷球

夫邑志專志也郡志合志也龍巖故漳郡屬邑舊有志焉因

其舊而脩之夫何難歲甲寅兩大憲經畫海疆請於朝改龍巖縣爲直隸州而以漳平寧洋二縣屬焉牧斯土者錢穀猶是訟獄猶是疆里土田猶是他如城池倉庫學校壇墀官師人物風土民情莫不猶是其所志率由舊章因也而非創也然以二邑屬州則封域非故矣邑之民皆州民也邑之事皆州事也不可并不并邑志而輯之而又非若郡志之僅合邑志而一之也是創也而非因矣夫天下事莫難於創始龍巖及平寧舊志失脩皆五十餘載其間政事之興舉廢墜湮沒而文獻無徵者不可勝數一旦而創輯之則難之中殆更有難焉者而吾顧獨爲其難何哉譬之水也源塞矣不亟濬

之則淤泥寢長矣譬之田也荒蕪矣不早耨之則荆莽叢生矣斯志也若畏難而不及今汲汲乎搜諸殘編斷牘訪之父老傳聞以輯之將遲之愈久愈失而愈難矣稽昔攷亭文公知漳州時榜諭龍巖官民其畧曰龍巖地僻山深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旣遠情意不通縣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致使其民不知禮義內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是巖之不宜隸於漳也文公早言之矣後數百年割地而爲漳平旋割地而爲寧洋說者以爲邑小則易治而究距漳遼遠化不易行澤不下逮今乃升州不隸於漳而仍以平寧屬之與文公之旨若合符節而大憲不以

予不才交章保薦承乏斯任苟不以教化斯民爲己責不幾上負

國恩下負憲德而爲文公所鄙棄乎然必深悉乎古今政事之得失人心之嚮背民俗之淳頑士風之端否而後政教可行是非於志乎求之不可顧可任其闕焉弗輯乎哉矧值各憲奉

詔纂脩通志告成頒賜各屬裔裔皇皇偉哉成憲而巖之爲州已得列於諸郡之末有通志以挈其綱而無州志以詳其目是上有以倡導之而下不克祇承之失職又孰甚焉第以新州一切規制未備如脩葺學宮督建學使公署文場以及添設

郵傳塘汛脩復書院城堤橋路剔除里甲包糧陋弊經營殫慮弗遑及也今諸務稍稍就緒乃集各邑舊志與吾友秀水徐君銑逐一商確論定彙輯前書而搜其軼事詳其所宜詳畧其所宜畧傳其所可信而闕其所可疑瞭然於某利當興某弊當革某里民俗淳良也爲之誘掖獎勵以勸乏某里民俗頑梗也爲之條教禁約以懲之其子弟之秀良者登之書塾延師儒以董戒之使頑者變而爲良良者進之以禮士習民風咸敦古處他日士登於朝以光邦國民安於野以式閭閥其庶幾文公榜諭之遺意乎予雖不敏不能爲吾士民必之而竊欲爲吾士民期之故不敢畏難而創此志爲州邑發

政施教之本而備通志未詳之細目云爾若夫分蒐典故以匡予不逮者則遊戎楊君豹州司馬楊君縉漳平尹傅君維祖寧洋尹黃君靖世也書成爰述其概而付之梓

又

周學健

歲甲寅奉

詔酌核海疆陞龍巖縣爲州割漳平寧洋二邑屬焉而吾桐城澤臣世叔適刺是州至則慨然曰州初造一切規制宜從其新於是振興整厲思廓然大變之以爲功逾年百廢具舉士庶歌咏蓋予以歲試來人文方有起色及行科試而斌斌者徧四封也乃以公餘搜採舊文網羅散失輯龍巖志十六卷書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十三

成以質余兼請弁焉余維作志之義君之自敘詳矣義取乎創事任其難述紫陽朱子榜諭之畧而幸今日風俗之成余蓋搜閱數四知君之以學問爲政事直有以超越於古循吏之爲之也當朱子之知漳州也念龍巖去州遠情意不通故諄諄榜諭唯恐公吏不能心拊摩躬教化致貧薄者無以存辛苦者無所告而獷悍頑鈍者不知有孝友睦婣之誼今旣自爲一州則此一州兩縣之民固如臂指之相應而呼吸之相通矣及君來凡可爲民貽樂利計長久者無所不至脩學宮建公署復書院增泮額捐浮羨治橋梁凡設施於兩載中者皆前此之所未有則是究心拊摩而民之情意悉洽也貧

薄者有所存而辛苦者有所告也獷悍頑鈍者悉變爲淳良而教化大行也然則君之獨爲創者正其善於因者歟今輯是編也於沿革見法制之所以周於學校見風俗之所以懋於賦役戶口見休養之所以蕃於水利橋梁見利濟之所以廣於人物於藝文見聲名文物之所以隆美哉洋洋乎是其煥新象改舊觀矣然則君之爲此將以溥惠政於一時而貽美意於後世直舉朱子當日所諄諄期望而未之遂者乃今而始殫之際

聖人之時追大賢之意得與是邦人士相與以有成抑亦其所遭使然也豈偶然歟君今方膺上考報最入都而猶汲汲於是志之成蓋君之加意於斯者至矣是邦人士宜若何報也頌甘棠者戒勿剪羨筴竹者嘆勿謖斯編一日不朽君之令名其常與之不朽也夫

新羅書院規約序

張廷球

有初鮮終詩戒之矣然不有其始何有於終惟於始也能善圖其所終而後始之夫乃始之者之得以終之也不然雖創始一時稱爲盛舉而善後無策往往不旋踵而墜厥緒矣始可不慎乎哉州之有新羅書院始於縣令尹漢陽江君藻捐俸入循明之瀛龍書院舊址而建之堂廊齋舍翼如煥如延集師生講業其中士風時爲一變又慮其弗克終也典養士

田若干畝以繼未幾報最去士民尸祝之籍其田爲祀田而江尹之志不終後之令茲邑者又弗能振卽間一興之類皆名實未孚而書院漸廢雍正甲寅以龍巖升州明年予忝牧是邦問所謂新羅書院者安在乎已爲前官僑眷不可得而入也踰年乃登其堂見椽題壁瓦朽黹漫漶幾不可支竊謂書院爲講學明道興賢育才地顧可任爲旅舍而終廢也乎爰涓吉鳩工重葺之以丹以堊始復舊觀遂分薄俸延副車翁君翼綸掌教事屬歲貢生魏君衡齡提點之示召生童肄業從遊者日以衆丁巳春督學西昌周公按臨歲試所賞拔半皆書院士公聞而樂之試竣詣書院與諸生講說經義開

示文派尤諄諄以脩身立品爲勗而諸生亦能守公之訓而益加矜奮焉都人士謬謂刺史能興書院也而予乃茲懼矣昔江尹創其始復有以圖其終而究不克以永其終也矧予一時事乎設予一旦以事去州諸生亦旋必相率去書院蓋歲無常資勢不能以終畱也一日翻閱舊牘見前縣萬令有請免水流荒蕪寺觀租穀一策因憶往歲奉文勸墾遍歷阡陌已無曠土寺觀之田何尙有此固知其妄也會頒

皇賞親詣各鄉先期示諭各佃令自首仍齎帶丈冊弓手而往據佃首欺隱田租共若干石清出江尹原田尙存租若干石綜出入而計之可以爲書院圖終矣乃申其事於各上憲咸許

如議而撫憲盧公學憲周公藩憲王公並給匾額記文懸於堂而壽諸石又酌定規約若干條災之棗後之人踵而行之易易也當無復有敢去籍而創爲異論紛更者然則江尹始之而未克終之而謂予爲江尹終之也可際今聖教日隆人文日賁倘後之君子以院隘不足以儲才制陋不足以徠士力能廓而大之推而廣之以善厥終焉卽謂予爲今之始之也可爰序其畧弁於規約簡端

萬安社學序

江藻

蓋聞詩書之澤所以消亢戾之氣而戢暴亂之萌者也故唐虞之隆敬敷五教三代之盛首重明倫此庠序學校之義與里塾並重自畿輔以迄郡邑國同風家同俗也我皇上振興文治薄海內外聲教之所暨訖直至窮髮絕島之地無遠弗屆豈以一邑一鄉而有畛域之可間也哉予承乏茲土於治之中衢首建書院進弟子員而課業其諸生之以時靜習其中者是春就試咸列前茅而王子溥得叨恩拔則知董率之與有力也里有萬安爰分內外附近而內絕遠鳥道

嶽嵒箐林深密前後數十年間長吏之足跡未聞一至而再至焉且其民耕鑿而外幾忘帝力安見標枝野鹿之林林總總者遂不能化以禮教耶則椎魯者固可力田而秀傑者亦可橫經也適同里徐生楊生在座不禁鼓舞稱快者久之予

遂首先捐俸議擇於溪口適中之處設立社學遴宿儒而司訓行集該里之子弟資性通敏者孜孜而向學相與講究乎事親敬長之知能砥勵乎禮義廉恥之大防或庶幾於聖賢富教之遺意而油然其有合也寧謂化行於一邑者獨扞格於一鄉歟里之人凡有父兄之責者聞予言蓋亦惕然而知悟羣然而知趨矣至籌畫周詳期於可久予忝司牧又當徐議其後

重脩龍津橋序

江藻

縣治南門外龍津橋者逼城址環城而溪自西來水勢奔驟東注與亂石相攫擊而會於橋下又春夏積雨水暴漲不能

促洩則橋多衝決考邑乘初以木爲之歷宋而元而明成毀相循興廢不一前此歲丁酉邑長吏王君以其地當汀漳孔道商賈之輻輳民人之往來肩相摩踵相接也爰集衆力而重建之已三十年於茲矣夫土木相雜而水澤之浸潤未有日久不齧蝕者今橋木漸就朽駸駸乎有摧折之勢焉待其既毀而復行創置難爲力矣予念切民事雖大綱粗舉庶務多所未遑寧肯泛焉視之而任其頽廢也哉故不憚捐貲以爲之倡乃召首事鄉耆等議僉協遂卜吉鳩工凡有同心共期傳濟則此蜿蜒於怒濤澎湃中者殆將與坎流良止同其不朽云

重脩報恩寺序

江藻

脩舉廢墜長吏職也於浮屠氏無與焉故事之有裨於國計民生者則先之凡所以動其嚮往之心竭其趨赴之力不憚上作下應期以倡厥始而觀厥成巖邑變遷以來兵戈之荼毒與夫糗芻徭役之供輸息肩未幾予承乏積憊之餘方思扶衰起敝休養生息之不暇詎肯以不急之務而煩我父老子弟爲也適別駕姚公攝篆浹月者再人和政舉瀕行以疏遺予曰縣治內有所謂報恩寺者爲祝

聖習儀之地職斯土者歲時典禮率僚佐登降趨踰拜跪於其間一旦淪沒於荆榛瓦礫之場無以復舊制而肅觀瞻君曷加

之意也因思閭左恆情居平之禱祠祭賽數多創爲梵宇宮觀之屬有所祈報以答靈貺予舟車南北而見夫鶯林鹿苑之晶耀通都大邑所在皆是又豈獨新羅爲然也哉況今兵燹之氣而旣夷矣薦紳士大夫以迄巨家耆碩聞龍象之泣生信者之哀羣樂得僧智朗爲住持主固有先我而善助者夫以爲浮屠虛無之教或可聽其廢墜以爲祝

聖典禮之區又安可不亟亟議脩舉耶無亦明治以禮樂而幽治以鬼神之遺意歟則是兔葵燕麥同深禹錫之悲掉臂攢眉莫倣淵明之去務使阿育湧地靈風花雨交飛祇園布金寶相雯華竝麗莫謂閻浮非拔提境也是爲序

募脩龍宮後堂朱文公文信公祠序

長樂教諭廖

溶
龍巖

吾邑以勝名縣者曰龍巖山離縣城四里許石峯聳峙內有石洞虛中如室坐可百餘人壁石有雙龍紋竅滴碎水錯落如珠其洞之上下煙雲隱見怪石駢列野花異卉時時吐色生妍不可名狀誠一邑之特勝也明嘉靖間邑侯胡公始於洞前立朱文公祠後邑侯吳公以宋文信公嘗駐師於巖又改爲景忠祠歲時祀事不衰卽今龍宮之後堂三賢祠是也大凡山之名者必得名賢以祀之則人與地稱將令遊憩於斯者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此昔人之立祠意甚深遠非苟然而已也余聞金壇鄧公莅巖時嘗延師設學於

其間一時絃歌誦讀之聲達於遠邇斯非龍巖山中盛事令人聞風興起者耶閱今幾百餘年矣雖二賢之祀事不改而祠宇荒涼風雨不蔽求一下榻之所而不可得遙思往昔之盛不禁感慨係之矣辛丑春同學友人寄讀山中對之恫然動念與住持僧石峯謀所以脩葺之雖數椽簡易而獨力難成倡爲義充告之同志此固出自崇祀先賢之至誠而非區區不急之務所可同日而語者矣夫聚絲爲錦積翠成裘合衆人之美以襄厥事庶幾無失前人立祀之深意且令有志樂業者於名山之中亦獲閒燕焉當年絃歌誦讀之聲未必不復聞於今日也則茲舉也意亦先賢之英名山之靈有

以默啟之也夫

脩理天后宮并建造積慶宮序

刑部員外郎 蔣

翎 龍巖

丁丑歲州人踴躍捐金重脩 天后宮瓦桷朽壞者補葺之藻飾陳舊者丹牖之規模氣象煥然一新而又於宮之西北隅建 積慶宮崇祀 天后之父母蓋敬其所尊也越己卯歲落成坊社捐金姓名鐫碑訖諸同人董其事者訂成福會弗懈益虔夫 天后聖母於舟楫往來波濤洶湧中神功廣大卒能轉危爲安其濟險之心仁也仁以濟物而顯揚其親聖朝勅命載在祀典孝也諸同人敬而祀之豈徒酌醴升香粢盛豐潔脩祀事之具文哉必效法其仁孝而後獻享之精交神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二十

祥和之氣積明故居遊桑梓貿易江湖安樂與共憂患與同危則相救急則相周是法其濟險之仁也明發有懷孺慕未已貧則菽水承歡富則珍羞致敬詩書以綿世澤簪裾以振家聲事裕於後德光於前是法其顯親之孝也仁與孝兼盡而明洽於人者幽格乎神矣因弁數語於簿首

重建觀德亭序

知州 麥

祥 楚雄

尊經閣後有射圃焉觀德其亭名也惜久廢矣先是明成化嘉靖間邑宰韋公濟蔡公尙義相繼營脩厥後亭圯圃僅存居近是者便其閒曠競遺煤土爨之歲月望同培塿然今坊前士謀所以復之請於余將除糞積建亭如昔觀且夫射何

德亦何觀乎爾古者天子諸侯選士習射皆於學逮州黨春秋會民則以之比禮樂興賢能其義一也閩中郡州縣學無置射亭者獨龍巖置而仍廢已餘二百年蔑前規失禮教是司牧者之羞也非邦人士之幸也余雖無道牖民嘉諸生復亭之意順其機贊其成而將於是景企昔賢偕士民而遊於德化也其宜捐俸以爲之倡或曰是地爲學宮來脈形勝家以不掃除建亭可爲學校慮夫金斗玉尺虛誕難憑顧地宜於亭土宜於射因復亭而講射因講射而復禮他日士興揖讓民化競淩涼德銷懿德懋吾見人心愈厚風俗愈美且儲英俊以翊

皇猷卽謂形勝家言之左券操也可爰敘數語而歸之諸生

送張邑侯新任龍巖序

楊際會

汝寧樸菴張公以進士授福建之龍巖縣將之任邑治小子楊際會適在燕邸慚無以爲禮乃檢囊中斧資之剩以效遠行之餽公辭之再三不受際會方以不克當長者之意爲憾旣而躍然喜曰善哉此廉者之所爲也苟非已之所有雖一毫而不取以公之介節若是則其自盟於夙昔者概可知矣由此而任新羅將爲清白吏而巖民之受其福也豈有涯哉夫巖山多田少地瘠民貧正賴清心寡欲者起而撫循之使之仰有事俯有畜旣富而方穀今公往莅茲土民祝之以爲

父母來矣吾聞中州多氣節之士舊尹洛陽王公泗水已顯
玉潔於前矣茲復以公著冰清於後巖之民奚德焉而獲前
後之良有司治之也際會被微名遠羈於此異日恐不得出
巖之郭外同巖之父老以迎公之車故於其將行敬脩數語
以送之是爲序

送劉遜羣新任陽江序

楊際會

寧洋孝廉劉君遜羣赴吏部選掣籤得河南之 縣及引
見改授於廣東主陽江事焉漳邸之人士咸往賀之某有邀
予同往者予曰人臣之職惟君所使劉君之改授何以賀爲
某曰 巖邑也數被兵車人多卻顧焉今得移宰陽江不

啻舍覆轍而乘安車是以賀也予曰嗚呼是乃避難趨易見
也士君子具出險濟屯之畧正於難爲之地顯之長才而短
馭古人所以云屈也以劉君之抱負隨所游刃而有餘而改
授若此無異牛刀而雞割已何以賀爲且天下無易之非難
陽江爲肇屬邑何之治者自宋包拯而外罕賢聲之著若政
治之廢弛若人民之彫敝端賴尹茲土者早作而夜思勤力
而勞心使之訟者平賦者均吾以此深有望於劉君方將側
耳聽之待其治之有成邀予往陽江觀其風而拜祝焉未爲
晚也今日之改授何以賀爲其歸述予言於劉君劉君嘆曰
善哉楊子有以教我矣未幾束裝將行漳邸之人士咸餞之

都門外予至是乃步其後送之而并紀其事以爲之序

留耕堂緒談序

廖 溶

士君子之談論關乎世道人心非苟然而已也歷攷語錄諸書如近思錄二程遺書朱子語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後儒各出其所見輒有所錄大都雜而不醇浮而不切正程子所云無用之贅言耳曷足尙乎吾友虛舟鄭先生志古人之道者生平方言矩步留心世教莅粵十餘年政優民洽時時與同寅蕭李二君子講洛閩之學觀其所刻家規鄉約分年日程以及其詩文之作可以見其用心之所存矣戊戌之春以親老乞養歸來築室於松濤山下顏之曰留耕堂纂輯著述

手不停披嘗自題句云心靜每因懷古動身閒卻爲纂書忙蓋閒居實境也晚著有緒談二卷藏之笥篋未嘗出以示人無何而先生沒矣其長君鵬舉不忍墜先人之志欲授之梓以公世人謂余心契先生者請序而行之余受讀數日喟然曰世復有斯人也耶夫以世道人心之變也歷宋至明羣言淆亂陸王之言滿天下天下之人畏謹嚴而爭趨簡便濂洛關閩之緒幾乎不絕如縷沿至於今愈趨愈下利欲之說深入其隱士人溺於所習時文講章而外何知學問富貴利達之餘何知事功誰有起而談洛閩之學者間有一二談及則莫不視之爲迂甚且笑之爲矯爲僞噫人心至今日難言

矣先生乃獨能講明其道不惑於異端不雜於功利辨學術
定人品示人以取舍用力之要以至居家居官一言一事有
關世教無不諄諄然談之如明師良友之相爲後先也可不
謂洛閩之功臣與有志之士倘得此爲之先導以求夫近思
錄遺書語類之全書熟讀而精思焉則其所造助當必與近
今之賢迥別矣其所關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朱子詩云
深源定是閒中得今觀茲談非從先生深源中所得而出之
者耶若曰優游閒適而等諸無用之贅言也其亦未識所以
立言之意也夫

贈漪園廖先生序

三水鄭
知縣 玟
龍巖

襄余宦遊粵東得交中州李禮山滇南蕭叔九二君子皆講
明洛閩之學每暇輒細談竟日在旁聽者以爲講學老生不
類民社之長也迨丁酉謝事旋里禮山已先擢部曹而叔九
尙留滯龍門爲令相隔數千里無由探討每勞寤思同里漪
園廖先生今之古君子也其學以洛閩爲宗不墜旁蹊曲徑
杜門讀書不干勢利好靜坐潛思玩索務求有得於身心後
生問業者屢不絕於戶余歸田後得與先生聚首訂正所學
每值春秋佳日文酒相會長篇短什唱和無間老年得麗澤
之益不可謂非天幸也憶庚午秋闈試畢與先生登平遠臺
烏石山上浮圖絕頂縱目海天邈然有遺世特立之概曾幾

何時已成三十年往事矣先生之學得於尊人星翁大先生恪守庭訓內行醇備言動不苟與人交誠實不欺辛卯舉於鄉王辰捷南宮

御試卷墨汗不見收錄人皆腕惜而先生不以介意非學問涵養有素何能如是識量加人一等矣因憶在粵時得交李蕭二子以證所學今里居復得就正於先生講論切磋去非從善講學老生之稱正今日之謂矣夫洛閩之學世人罕道卑者趨功利務詞章高者溺於元虛今得先生倡明於漳南僻遠之區以羽翼正學不可謂非中流砥柱也古人云爲學如登浮圖須造絕頂先生詣力精進累級而上方未有已而吾從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二十五

下而窺思勉焉而不能及倘得賢者引掖庶不至中道而廢乎

創輯漳平縣志序

明漳州府知府盧璧

吾未入漳時有言漳浦朱簿之賢者曰滄海遺珠也吾以爲此必能文之主爾既至則見其不華不俚不激不懦辦理精敏承委輒效人之所愛彼獨畏人之所難彼獨易之漳浦之人欲之而不可得漳平之人惟恐其或去乃嘆曰此循良吏也其隱於朝市者乎署漳平篆前後甚久一日以所脩志虛其端而請予序予因循未之許蓋恐其名實未孚乃汲汲於稽古禮文之事予又從而張之不知者必謂郡守於簿真

有所私耳邇者巡臺雙渠金公移檄特獎之曰以文學飭吏治以古道制時宜風操有冰檠之聲牧養有父母之實科目之遺才縣佐之巨擘也蓋縣佐而與於此者獨一朱簿焉耳召真循良哉茲志之作乃其政平訟理之緒餘非徒加災於金木已也志之輯且成召難於再請茲忽聞其有部運之役予亦自恐行當別去遂書此以成其美云

脩漳平縣志序

湛若水號甘泉

漳平舊無志有志自曾廓齋始也漳平前未有進士破天荒亦自廓齋始也廓齋太守曰汝檀之生漳平設縣已八十年矣縣志自朱簿倡之而檀也成之然未有文以振其風者惟

漳人士以檀遊於先生之門下多慕先生之德教者今檀也疏乞歸養與諸鄉里同志者共學焉若惠賜教言於縣志之首庶漳平之人士因志而觀文因文以入道將飲德沐化於無窮矣則斯志也豈徒志哉甘泉翁曰吾年多於作縣志之前矣尙能序志乎哉姑援筆力疾與廓齋商之夫志也者志也志志也以起志也漳平之志有十二倫焉有分野焉有疆域焉有山川焉有秩官焉有風俗焉有物產焉有戶賦焉有學校焉有舉用焉有武備焉有人物焉有外志焉將使後之人讀分野志則志敬天之心起矣讀疆域志則志民社之心起矣讀山川志則志律水土之心起矣讀秩官志則志思報

稱之心起矣讀風俗志則志存化理之心起矣讀物產志則志若於上下草木之心起矣讀戶賦志則志損上益下以悅民之心起矣讀學校志則志教民成性之心起矣讀舉用志則志賢才之心起矣讀武備志則志安壤之心起矣讀人物志則志文獻之心起矣讀外志則志排異端之心起矣外外而親內矣斯志也足以排異端尊常道而政治普於一邑矣雖擴之省郡行之大下可也而廓齋子之所嘗試於撫邕二州者也其信吾言之不誣也乎豈但序志已哉

又

明運 曾汝檀 漳平

誌與志通生於心者也以識往迹而垂將來非由心不可鑒

別用明生於虛靈紀載用實生於誠一匪明匪誠匪人道焉無所用志矣故在國有史在郡邑有志內外史之風在而職方氏之教遺也茲地八閩有省志清漳有郡志蓋其概之也縣職其詳志典猶缺人少之予則以天之分野體廣省郡之志舉之矣可畧也在地里一邑有一邑之封域疆里既宜分析復混八十年來文獻弗徵幾於湮矣山川環於境內品題未經而營建垂成興廢已半不紀將於奚取徵是故志不可缺也彼制邑將以立官設官凡以爲民官之賢否風俗之媿惡係之而下之所給卽上之所資故物產之聚戶賦所由充也生息消長之相仍屢矣有生則有性而學校以基有教則

有術而禮義以衍有人則有用而選舉以成轉移化導之機
宜若有司之者是故志不可缺也且安者危之時也雖守在
人心而城郭甲兵以爲衛亦安民所急善人國之紀也其樹
之風聲則禮義廉恥以爲維政教終焉若迺別教挺精游氣
呈異存之外集備參攷爾是故志不可缺也而志之自來非
由心其孰尸之志既往之心以傳方來之心非今日志之之
心乎余有此志久矣自壯宦遊中外桑梓少留丁未改南寧
得便歸適常熟朱君召以蘇名士棲枳於浦視篆吾平纔歲
周留心政體一介不移庶務敘興而迺心逮此蓋朱君凡務
皆受成於郡侯玉田盧公茲假筆於迂疎成者之心卽志者
之心夫非自外來也所歉虛中未融而幾先未炳惟事由中
應而言皆核真觀風採遺按集而稽可也若增美重光將必
有爲斯邑重者書言能盡之哉時有事斯集太學生陳茂楠
庠生黃誥朱經濟皆志於遠者云

再脩漳平縣志序

知縣 查繼純 海寧

郡邑之志古列國之史也蓋封建之制行國自爲史迄秦罷
侯置守令於是史專職於朝廷而郡邑之志遂多闕焉不脩
廢焉勿舉者顧史宏而該志詳而核不有志之詳核將史之
宏該於何徵信此志所以爲史之權輿而邑志又爲省郡諸
志之權輿也豈責在脩舉者可任其闕廢乎漳平有志昉於

署邑朱公而鄉先生曾廓翁手成之時歲在嘉靖戊申嗣後
終明代莫爲踵事者我

國朝鼎定治教聿新

皇上重光纘緒稽古右文卽位之初亟

命儒臣纂脩

祖宗實錄復以續成明史爲諄諄近奉

新綸又有一統志之役薄海內外莫不受成於

聖天子觀文之化矣予幸際其盛猥以謏材承乏漳平履任以來
思報稱無能日進諸人士詢其地宜民隱首以徵脩邑志爲
務顧兵燹之後舊籍無存遲之既久始於村落中購獲曾志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二十九

鼠殘蠹蝕之餘漫不可讀乃集邑中諸文學謀必欲從事焉
因得蔣生振芳楊生新日張生喆李生象榮碩相與旁搜博
採以成之而校讐則有孝廉林君每就一篇予亦時爲析是
非商可否閱兩匝月脫藁予諦觀之而見夫山川風物之詳
靡宇城壘之備歷官姓氏之畢書供賦版圖之具列與夫慶
則有禮威則有兵鉅而人文並著細而雜事不遺舉足以資
考鏡垂勸懲雖於國史之權輿未敢妄擬然屬筆省郡志者
或有採焉將有美必彰無微可畧是固下邑之光也若謂斯
志不終於闕廢責在脩舉者有微力焉斯則歸之諸人士沐

浴

聖天子觀文之化而豈百里宰所敢居哉

又

知縣楊于蕃 山陽

甲子之夏余叨牧漳平甫下車詢民間疾苦及興革所宜時延見諸人士以襄所不逮居久之適蔣楊二生以所纂邑志相質且曰是舉出前尹查公所董成業授梓矣公尋解組百里之行遂半九十也浮圖合尖於公願望焉余欣然曰是吾事也蓋邑乘所在官理以之分得失士風以之辨淳漓而且人文之盛衰世道之隆替胥於是乎徵匪細故也平雖蕞爾一隅天下之大視此矣治天下者家天下治一邑者家一邑彼爲一家之長者事無鉅細旣皆殫精勞思以理之尤必於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三十

簿籍是司余忝一邑之長邑事何非吾事而況載籍之居要者乎抑又因之有感矣攷平之爲邑形勝跨漳水上流文教承布衣遺澤故其靈氣所鬱萃風化所涵濡雖尙蓄而未舒然道學科名代有其人是亦昭蘇之句萌而浩蕩之濫觴也鼎革以來山海交訌城遭數破田廬荒墜煙井蕭條前人固嘗勞來還定之而稍有起色乃痼疾沉疴洵非一七所能頓復其元氣也

皇上威德遠屆海隅率俾道德大同車書無外余以涼菲待罪於茲不克上宣

天子德意下阜百姓財求使官理咸得土風返淳以觀人文之盛

臻世道之隆也其爲慙負何可勝言猶幸斯志遺我以善治之方面足供採擇備調劑以少瘳殘黎信乎蘇長公之言曰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吾樂襄斯志之成亦庶幾此意耳苟美是舉者以爲頰之添乎吾固無庸矜其美卽媿是舉者以爲尾之續乎吾亦無所掩其媿總事爲吾事吾惟爲所當爲則凡爲吾之前而任其勞爲吾之後而受其逸者皆於吾無或間也吾何容心焉

漳平縣學新置義田序

何九雲

天下事必待其力之可爲而後爲之則其間之曠焉而未逮

者多矣且必待其可爲而爲之則力之未可爲而不爲彼固有以自安也然予觀天下事有其力可爲而不爲者亦已甚衆而孰知其未可爲而不爲至於異日可以爲矣而竟不爲是卽其人耳吾泉中李文節自入仕有意倣范文正義田以贍其族而夙秉一介之節力不能也其族單鮮寥寥數人人月給米數升文正不爲多文節不爲少亦有其意而已學宮之有學田也以贍士也厚者千畝微亦以百畝及其弊也公入耗蠹苜蓿之食又視之以爲外府寒士未必有絲毫之沾然亦在乎其人之公私非其制則虛也平未有學田平之缺也予因諸生之以事來謝者三人共白金二十六兩請之同

寅媿承朱君曰與其卻之寧以其資爲義田廉其貧者而周之升斗何如朱君曰甚善杜公茅屋爲秋風所破乃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古豪傑志士言有大而非誇如是乎予又安問其可爲不可爲哉

鼓山書院序

知縣 陳 壇 餘姚

古者家術鄉黨莫不有學州長黨正之屬以時勸勉化導而鄉大夫又簡其賢能而賓興之其秀良者固由是以觀感而興起其椎魯者亦得循謹寡過而不至相習於爲非人才之興風俗之厚由此其具也癸未夏余縮符菁城既下車覽其山川察其風俗大抵人敦節儉俗尙詩書八閩之中最爲淳

朴第風氣初開規爲未備東山書院而外義學闕如子弟之習舉業者聞見旣嫌其孤陋而偏隅僻壤之間目不睹詩書耳不聞理義更或相習爲刁頑獷悍而不自知其非余方竊竊然憂之欲與諸紳耆約四里二十餘社每社設立書院以廣教化而變民風時因公冗有志未逮適紳士楊君元德鄭君日麒張君起鳳等以創造書院事請序於余生等居和睦里安仁社二十餘鄉率多荒村僻壤今父兄欲造就子弟爰擇往來相通道里相等之安仁墟資壽寺左側坪地建造書院名曰鼓山將使子弟課文會友切磋琢磨於其際美哉斯舉也何其先得吾心乎夫德行道藝三物所以興於鄉也惇

親睦族型仁講讓比戶所以可風也尊師儒重道德端士習
整民風牧民者之責也樹立坊表砥礪廉隅使鄉人薰其德
而善良不肖聞其名而知恥則惟諸賢士相與以有成也而
要非興學校以明教化不爲功今諸君能有事於此將人才
之興風俗之美不於是鄉著成效乎吾願諸君敬慎以竣其
事猶願四里二十餘社胥仿是而舉之以化其刁頑獷悍之
習而登諸和親康樂安平之書而豈獨宰是邑者之幸哉是
爲序

重建文昌閣於東山上序

傅維祖

平邑大勢龍從西北而來水過堂而微反砂尖竄以斜飛此

所以情易爭而財難聚也縣署後山當缺背受凹風學宮之
中文昌閣居辰位爲坎山之曜煞頗不利於宮牆余相度情
形思爲補救莫若令北門外溝水繞至東門鑿池疏流遏其
東去引之南出會於大溪則水勢抱城無復尖斜之弊費大
而難且俟後圖北山賴前令趙公留心縣務建一元天閣以
禦凹風今余於其側又建一書院以助其勢亦補缺障空之
一法也東山巽位文明之地爲邑下砂最宜培植歷任諸君
子或建塔或建文公祠或栽植樹木厥爲要圖夫文星高顯
則一邑之文風丕振嘗與學博蔡劉二先生商確移文昌閣
居於此地基築高臺架屋於上庶幾萃東方之秀氣助闔邑

之精華費不多而工易就實爲今日先務云業捐薄俸爲之
舉行不數月而經營成行見科甲蟬聯文風綿遠實余之厚
望焉

朱子誕辰慶祝序

補

訓導 王 梁

韓昌黎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亦不在禹下
蓋朱子之學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孔孟之學也而孔孟之
書精微廣大垂訓萬世非得朱子之闡發條分縷析體會人
微後之讀其書者不知畔岸不知津涯奚以知所適從故朱
子之功與孔孟埒而吾儒之報其功者自不容替菁城僻處
偏隅舊無專祠崇祀自邑侯趙公建祠於東山之麓廟貌肅
然諸生入其堂瞻其容沐其流風餘韻耿耿不忘於懷惟念
春秋雖有祀典而誕辰之慶祝缺如非所以報功也邑士李
君玉堂與陳君行中等十人同置租穀七十餘斗輪值措辦
每逢九月十五日各肅衣冠申祝凡此皆以不忘朱子之功
而與孔孟同其壽者也夫與孔孟同其壽則亦與天地同壽
矣爰綜顛末而爲之序

城隍廟序

知縣 葉德芳 寧波

竊惟有邑則有城有城則有隍有城隍則有廟廟者城隍尊
神所憑依而施其彰瘴之靈者也廟之立與邑相始終神之
威與宰相表裏一則理陰一則理陽也然理陽者宰而陽或

不受理焉宰有私也理陰者神而陰悉受理焉神無私也無私者陰陽之所交待以理也則神之世世廟食於茲也固宜攷茲之立邑始自前明成化間而邑令陳公粟初建茲廟至國朝重脩者有前令呂公國祐也越數十年而署令鄔公維肅復議重建工未竣而離署而闢門堂增廊廡使廟貌煥然一變者則係何公維新厥後宜脩者不一次脩者亦不一人其經歷久遠漂搖於風雨者莫若此次爲甚而余適莅斯土見榱崩棟折心甚惻然爰集同寅紳士商議重脩工起於嘉慶己卯秋杪竣於庚辰冬初復率董事各捐資俸置買田畝以備每年祀費措置甫完而董事推功於余序以誌於石夫余

何誌哉思余捐有薄資以先斯民者邑宰之分也無足誌也其踴躍樂輸襄事者斯民之願也鳩工庀材朝夕計算以蕙此舉者董事之力也余何功之有焉更無足誌也特誌其經始落成日月田之畝分多寡俾後之人知廟貌於今新矣而新者必趨於舊則後之新之者當猶夫今也而田者祀事之所須今雖寡後可漸增能使神之所憑與神之所享相引於勿替此則余之志也而亦衆董事之志也因以爲序

向來官員來往原無公館屢向城隍廟後殿寄寓殊屬未便知縣葉德芳自捐俸囑董事另購基地創建公館於廟之西偏分作前後兩進後節一廳三房前節一廳六房以

爲官員行署仍交二十六福董事照管經理無致荒廢以傳久遠又公建本廟儀門左廊一廳一房崇祀觀音佛祖福德神像香裡附記

脩金雞潭舅姑嶺序

傅維祖

自平邑改隸州轄而金雞潭舅姑嶺一帶乃屬上州之孔道其險仄崎嶇幾不容足下臨深潭上逼危石風厲雨滑稍一失足身命難保過此目擊心惻不得不亟爲平治況脩路葺橋現奉

恩詔凡有地方之責者正宜宣

上德意遵行不怠現今州憲張公振厲整飭事事脩舉在屬員尤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三十六

當效法者也當此農功已畢民力就閒業經飭行保練勸諭居民芟除蕪穢至於鑿石砌磴削平險頗力捐工費遴衿士中陳芝定耆民呂菊人董事興脩完竣從茲化危險爲康途行旅共樂蕩平於王政不無少補云

秦學博擢柳城教序

蔡夢說

余巡歷南粵事竣將報命闕下便道過里門會鄰邑漳平博士念劬秦君遷秩龍城柳邑掌教將行其門弟子眷眷不能別去其素矜而式若諸縉紳先生及所攷德而問業若諸後生小子靡不人人賢秦君相與過余徵言序之平距敝邑不二百里而近教澤所波璧光所燭余又及親挹秦君丰度稔

知秦先生賢微諸君言余豈已言哉歐陽子有云司諫雖卑與宰相等余以爲司教之責亦然夫國家師儒之設以育賢也宰相所登用必出於師儒之所教育昔文中子講道河汾而房元齡魏徵之徒出焉胡安定教授蘇湖而孫覺范純仁之徒出焉貞觀之不績元祐之太平識者不曰宰相得人之功而必以爲文中安定之功也然則師儒之所關繫亦鉅矣是惟學問該洽者而後足以應人惟制行峻卓者而後足以鑄人惟道德勛業實自期待可以廉頑可以寬鄙敦薄而後足以培植人余聞念劬君之先君子博雅溫良嘗振鐸於四庠蓋有河汾蘇湖之遺獲焉四邑之學者迄今歌頌之不衰

念劬君步趨庭訓夙敦正學及貢上春官謁選於冢宰而分教於平邑平之初治則布衣陳眞晟先生之所發蒙也先生之教專心致志務爲踐履之學一切皮膚口耳時師陳言不復屑事平之人士宗之如暎者廓齋曾氏道學得傳巋然俎豆若文溪陳氏蘭居蔣氏卓然崇正方議報祀澤宮謂非私淑布衣先生之遺訓不可乃念劬君至益表章眞晟之學不瑀不琢不漓其眞日進諸生談文課藝以聖賢學問豪杰事功相期許而獎掖後進孳孳不倦尤加意鶉結之士悉心賑念無已時居常自喟曰青氈之況自古已然然吾服先君子貽訓矢不家於官也即使不佞日奏簿書挾三尺從事豈若

與二三子明先王道古昔續先正之傳耶二三子龍蒸鵲起
殆無忘斯時哉爾時君於寅長三山林君道義淑人銳意興
學而君協贊厥成相得益彰數載間葺啟聖宇起百年之頽
廢闢大會之堂羣諸生而省試之平人土翕然丕變抑者以
奮怠者以起君之有功於往聖後學非淺鮮已今遷柳城旣
儼然正皋比爲一邑學者大師試與二三子憑高而眺非昔
賢柳宗元氏所故徘徊處耶柳人故未知學子厚不鄙夷其
民爲設教禁州人順賴焉衡湘以南成進士者皆以子厚爲
師其經承指授者皆能以文章取高等儒者之效大槩可覩
君茲行矣余知吾道與君之馬首俱西也君之教柳人當不

異於教平人七閩百粵相距數千里而道化所浹前後不殊
計日當或有如房如魏若孫若范之儔起應新天子綦隆之
運時則上泝師友淵源而念劬君之師範將與王文中胡翼
之儷美無窮矣又何重今日之別乎哉平余桑梓也而余所
按行州郡數與柳接壤知其俗雖雜獯而可教以愛人易使
旣以得師爲平人賀又以爲柳人賀且以我國家得賢師儒
教育之功徐收人才之用余又將爲天下賀也於是乎言

彭侯考績調上杭序

陳六韜

豫章渚沃彭公莅漳平之三載政成當報績父老弟子縉紳
先生徵言於余揖余言曰吾侯仁人也而以上理奏最其於

不次登也猶掇之也天惠吾平其或者獲遂借恂之願乎哉
非所敢望也居數日復馳語余曰固矣吾下邑之不足縻吾
俟也大中丞王公循行海甸其殆聞吾邑絃誦聲乎數顧函
牛之鼎而莞爾也章亟上得報可而吾俟有移理上杭之命
矣俟仁人也今爲有力者奪之何能無介然於懷也余惟古
君民上下之相與情有所感發而不能已則必形之歌咏以
誦之如羔羊崧高蒸民諸篇大都揚挖其大夫約己惠民服
勤王命不倦而至其肫切懇至則莫若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之一言故大人之學在親民上親民亦親上上下下交相親
以成此名也而今獨以名吾令何也令之於民最親也然蓋

難言之矣有父母而視子於此毛屬而裏離有令而視民於
此毛不相屬而裏不相離也危加之愀然輕省之藐然一以
爲赤子一以爲龍蛇牽嫌忌而或掣之右不乃躁不自持計
日得踐更逝如脫兔其何有於一日之愛而父母之爲蓋非
仁心爲質愛惡去存與百姓共之刑期措訟使無者亦第口
父母之云耳平之爲邑山川阻深風土礪固學道而示之先
亦庶幾乎易使者顧自吉水鼉江兩君後蕭條逋亡所望仁
人慈父母者十餘年於此矣彭公至則喟然曰邑無僻與小
惟德是視不佞在此母論雞犬桑麻實吾宇下彼撤其寧宇
而翦爲逋逃則若我襁抱而鴻雁置之母亦勞來還定庶其

有集徵輸故有額可一日鞭箠使也譬湍激之下重不可磯
令實有民謂浚我以生何卽不佞以勤諸大吏今日一檄書
譙焉明日一檄書譙焉毋寧自署其攷曰撫字心勞徵科政
拙而已民卽有競無乃卒有忿忿之心摩之時日柔之清明
重之父兄親戚之勸誘何渠蔑有悔志吾何敝敝日從案牘
間得情爲喜也史稱循吏在神爵五鳳間者大抵所在無赫
赫名所去常見思云不佞何以得此於民亦惟是宣布詔令
寬和爲名令民知上意耳若召信臣卓茂爲邑視民如子所
居見稱亦安在無赫赫名也不然孰無父母且孰不父母令
其使百姓實應且憎蓋公之爲漳平盡善政也而其大指稱

是矣仁心爲質卽有愛惡去存誰不宜之下車甫一載而民
之不能終訟者已十八九矣迎綸逐餌何邑蔑有公入而陽
矯遠焉所取士輒自寒素中賞識之度無以報知己者則孜
孜向學其他亦蒸蒸嚮風已先是歲比不登今茲雞犬寧而
婦子嬉若不知誰爲之者田疇子弟公實噢咻之洵不媿令
不媿令而父母哉頃者攝令巖邑巖人歌孔邇焉杭則豈有
異也公於親民之學大矣羔羊之脩潔崧高蒸民之明哲慎
徽疑未足以槩公也雖然賢者固有所不可測平胥隸狡於
十邑所從漸矣公至之明日釐宿弊而揭之取其乾沒那移
詭射之尤者聞之當道闔邑詫爲神明一懲百儆猾是用輯

又邑有豪弟子弗念天顯以賄馱法舊矣頃復麗大辟謀所以撓公者百指公毅然爲匹夫匹婦復讐也上之中丞臺御史臺督學使者論殺士民萬口稱快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公眞仁者之勇乎夫賢者固有所不可測杭視平爲劇公蓋裕爲之矣昔者子路治蒲曰邑壯又難治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何難焉凡此皆公所用父母平民者何施不可國家需賢正亟公將不次而遷斯世斯民實嘉賴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德音不已其爲公竟南山之誦乎哉公世爲循吏家居以文學名世吟社詞盟殆遍江浙茲復以文學飾治其斯中丞公所數顧而莞爾者乎長君頃以茂年與計偕又以知仁人有後矣請以爲公賀因贈公以行

創輯寧洋縣志序

鄧于蕃

東西洋乃龍巖故壑介延汀萬山中嘉靖末島夷內訌羣不逞乘釁干紀仰賴聖天子威靈戡定敕寧博士弟子言治安久長惟作邑樹牧監公大布訏謨同請於朝析龍巖大田永安地置寧洋縣仍隸漳州顛末悉具本志萬曆甲戌冬予踵董柳二公承走茲土私計譴劣蚤負新造朝夕冰兢殫心詢瘼閱五春秋僅僅寡過尋調詔安錢塘楊公繼之尤幸共事一方每以意氣相許可以故諸所未逮爲者輒相告而楊公

毅然舉行之無何有三山之役而楊公適奏最期矣曩時不
揆凡邑中山川險易錢穀甲兵民情土俗官師建置嘗搦管
記之欲爲新邑備故事乃以徙官未克付梓今楊公當政通
民和之暇講蒐墜典纂輯成志走介徵言弁諸首簡愧無能
爲役豈寤寐能忘茲土哉乃出舊章參以新志校讐互攷合
併成編夫志古史氏之流也寧故巖險蒼莽區自設邑以來
皇澤之浸潤教化之薰陶邇者青衿絃誦比屋可封黎元耕
鑿閭閻安堵聲名文物駸駸乎與舊迥異載記而揚厲之豈
非長吏者職事哉矧覽輿圖而疆里咸正矣察形勝而防禦
足籌矣觀風俗而化理可施矣檢戶數而休戚上聞矣敘秩

官而鑒法具存矣記人物而振作有緒矣一志而衆善備吏
治所關誠非淺鮮也雖然猶有說焉寧雖新邑然山谷之民
性尙樸實瘡痍之後待治方殷樸實之民而以實心實政施
之惟在司牧者加之意耳予與楊公蓋嘗試而驗之亦庶幾
同心共事之雅者爰書之用識歲月兼以爲後之同事者勗
云

又

明御金階仁和

楊君爲寧之三年政紀卽敘斑黎悅康吏無骫度野無伏奸
亦云治矣公退暇乃以先任南海鄧侯所著縣志刪述之稿
成遣僕歸省問予於堆雲艸堂求志跋語焉余詫曰閩浙相

去數千里道路阻脩予詢風俗風俗未諳也攷形勝形勝未覽也稽人才物產人才物產未覲也妄言及之不幾浪語哉志爲一邑傳信史毋用此浪語爲也僕聞言乃出前次縣志一帙授之予讀再過作而言曰躉哉斯是之舉乎夫縣有志猶家之有籍也家有籍記某居室若干某田地若干某賦入若干某什器若干某因某革某損某益俾後世守焉無籍記之家法墮矣乃爲政者可廢籍乎矧寧爲新剏邑諸凡未備自董侯經營之鄧侯脩舉之今楊君增飾之二三君拮据之難何翅幹家子也志不記籍不傳孰知土疆所由察版章所由明乎賦歛所由徵文獻所由稽乎久且湮沒無聞觀風者欲採爲通志曷所從事乎惟我楊君輯鄧侯所爲志者以備參攷庶幾哉方域辨人紀敘風俗察吏治覈以釐蹠□以彰淑懿以興財用以殖民萌昭然一邑典章也昔韓退之曰莫爲於前美弗彰莫爲於後盛弗傳今而後美彰矣盛傳矣諸君克家之念至是有托矣不然文獻不足宣尼且歎其無徵後政者曷所憑藉哉予故曰躉哉斯是之舉也予退伏山野忘情世故久矣重楊君請不揣而書之以復使者

脩寧洋縣志序

陳九敘

寧洋縣予不佞鄰治也壤接姻聯事獲習耳客歲予退休家食已聆學博唐君與之介請鄧君成藩泊廖子思騰曹子維

垣輯脩寧志甚盛舉也茲復辱唐君命二子走幣過予屬予以志序予受簡卒業僭弁之言曰九邱遼邈莫得寓目則常橫襟而披禹貢凡山川土地貢賦物產纒纒登紀爲博洽君子信後人倣之而史編郡邑紀載則命曰志夫志固逕庭於史大都疆域土風則志物產創建則志食偵兵防祠宇政教則志名臣詰士貞媛善良則志卽外而災祥道釋亦臚列不遺館閣摛藻者往往左券圖志則志未始不爲史志洵烏可已哉蓋志繁則複簡則遺溷則失序昧則弗彰銜文采則實不中聲專溢美則近諧俗調徇情者曲任己者偏有一於是何以示公而垂法戒寧設幾四十年前邑大夫雖頗具載紀

然綱目豈盡明事實豈盡核條序豈盡當文質豈盡宜應書而不書不應書而書者不終無也矧風氣猶鬱規畫猶疎得失勸戒闕而未明近獲二三君子踵莅視篆釐奸剔蠹脩舉興作類班班足式以予所習聆及莊誦新志顛末則盛而可傳者莫若董鄧二侯且也是志之作疆域而下雜紀而上必表年首事綱挈目隨詞不蕪而其事備序不舛而其統正文不侈而其質彰不牽浮議不怵貴勢不比親暱勸戒之義昭若日星儼然一邑之史真足信今而傳後者哉予不佞辱二子之屬乃不分越見而命管城子以冠乘端云

寧洋彈丸新造儀制文物缺十之五而邑乘已有成書蓋先任南海鄧公錢塘楊公次第輯而成者二君之用心亦勤哉會予承乏茲土而學博張太史孝廉廖太史俱藝林冠冕嫻習土風間指邑乘而示予曰某也俚某也蔓某也傳而訛圖更定之未皇也無幾何按臺陸公以兩浙宗工收八閩勝概謀脩通省志以垂不朽檄寧亦以上乃屬二君商確校讐俚者飾蔓者芟訛者核原六卷釐爲五卷以付剞劂氏二君謂予令也歲月不可不紀予竊以寧之有志猶寧之有令也寧不堪令令之設也見國家疆理之無外焉寧不堪志志之脩也見國家文教之不遺焉不然者寧之物產賦役人文視漳

諸屬萬不及一奈何以涓滴之流溷滄海之派哉然既有令矣固宜有志既有志矣則令宜無忝於志今之志昔於昔令無私臧否後之志今於今令豈私袞鉞可不畏乎寧瘠而陋若難理隘而朴又若易理可不勉乎矧今太守閔公提衡十屬精神靡不周洽而又念寧之窮且陋也諸所頒布規條皆權經肯綮之習嘗者奉而行之亦既可以令可以志矣而說者謂寧四山環抱病在直水瀉而不停士民今且豎塔丁方以砥下流更欲開一泓於城西隅引南北之水會縣治之湄皆有裨於風水之大者寧之昌也日可俟也則按君之葺志而不捐寧之僻陋也倘亦風雅之托始而鎬芑之肇基乎予

二三人卽無似且得附姓名於後矣

三脩寧洋縣志序

知縣蕭亮四川

寧雖蕞爾旣屬清漳不讓之壤則一隅見聞亦史家之所不遺也予丙申春忝莅茲土適值寇氛煽虐之後見夫山川疆域之蕭條城郭庠序之荒廢戶口田土之耗損風俗人物之變遷蓋不勝潛然悲之嗣而大將軍南征徵輸雜派羽檄交馳予實飲冰自努惴惴焉日爲地方請命而不暇年來百凡廢缺次第舉而新之求稍復兩洋舊觀惟脩志未舉早夜在懷幸學博張君爲莆中名宿文士宗工與之謀及遂欣然領畧纂輯成書事核理明足以信今而傳後蔚爲寧光豈非設邑來百餘年一大快舉哉予乃喟然歎曰志也者夫豈徒哉凡以備物章軌述往憲來而治理具焉是教我以脩政立事也是教我以濟人利物也是教我以移風易俗也初欲補典籍之缺耳按志所言則我之爲責蓋重矣謹授梓以傳漫綴數言使後來觀者其必有興於斯矣

四脩寧洋縣志序

知縣李文然鑲紅旗

邑之有志志斯邑也山川之形勢戶口之殷繁士民之習尙與夫令之賢否政之得失歷千百載而後鏡若列睂猶國之有史徵諸往而垂諸來良可懷哉寧故彈丸小邑也割龍巖大田永安各一里而成爲一邑壤地已褊小矣兼之兵火之

後人民逃散城郭空虛閭里蕭條余癸亥秋叨莅斯邑求其所謂建置賦役戎備秩禮者幾不可問至欲索邑乘以爲觀風問俗之一助則又闕如也朝夕飲冰招徠復業城內外斯有生聚實戶口矣端習尙矣興廢舉頽以無負此職矣而於昔人賢否得失之間亦凜凜焉不敢旦夕忘之況今聖人在上車書一統若使蕞爾僻邑致有闕文亦烏乎可於是蒐採遺誌謀諸學博紳士舉而重脩之綱目條理井井可觀曰此余興廢補闕之責也此余見賢思齊之意也今而後觀風問俗者其在斯矣

五脩寧洋縣志序

沈 荃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四十七

志不惟其言也昭法戒資勸懲於是乎在蓋旣志其事而又足以興人之志故古去言而爲志也作者志之固存直道而行之實讀者志之亦以動思齊內省之誠志之義大矣哉寧自嘉靖乙丑建邑隆慶改元董公良佐始莅治萬曆初年鄧公于蕃卽爲志而楊公繼時踵成之計歷歲未浹二紀其記載皆見聞所及文獻足徵萬曆庚戌許公一元更加釐定以應直指陸公之檄是志之簡而該詳而核莫有如寧者矣迨我

國朝定鼎聲教四訖車書大同雖僻壤遐陬無不涵濡

聖天子觀文化成之治猗歟盛哉顧寧爲漳末屬戊子後山海交

訂兩經破燬越丙申得蕭公亮宰邑勞來還定之餘遺黎稍有起色卽以興頽舉廢爲己任謀之廣文張孝廉豐玉取舊志而重脩之其事質其言文於前數公殆有光焉惜重以甲寅之變簡編散失已無全書至癸亥歲會朝廷命脩一統志當道檄各郡邑以志上前尹王公時泰將舊志鈔補少加續訂應之夫嘗登梓李公文然繼其後兵燹之餘無從稽核復以乘載不可久缺亟於成書遂綜其大概付之剞劂以故有簡畧遺憾予以菲材承乏思報稱無能隕越是懼戴星飲冰五載於茲幸見民物粗安文風漸振恭仰我聖天子宵旰永圖以成憲夏殷爲監上而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四十八

祖宗實錄遠而勝國史編旣皆纂輯告成矣豈蕞爾一隅而竟載筆無人使觀者歎菁華之竭乎因與邑中紳士耆庶謀脩志之舉衆議僉同請之上憲蒙報可乃筮日開局於學宮委重學博郭君董諸生從事焉匝月書成予覽之見夫輿圖具列建置相沿於賦役而念民力之普存於官師而凜職司之專屬武有備而禮爲坊人可傳而文不朽下至畸流變故亦所必書夫益知志之爲義旣志其事而又足以興人之志誠不惟其言也雖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志之矣今日上承聖教之覃敷下允輿情之協請幸與於踵事增華之列庶幾有文而可行謂得以媲美前人予重愧未之逮也而竊有志焉

碑

余侯遺愛碑

王命璿

巖邑固蕞爾哉士瘠俗朴頗知力學自昔陽侯之變井邑蕭條兵餉科需民困殆甚余侯甫下車咨詢疾苦日圖撫恤永福詭糧三百石乾沒於豪右猾胥者數十年重加清釐而賠累息下惱司苛稅亟爲罷斥催科撫字蠲除額外耗費剔蠹刷奸永絕狐鼠之跡課文造士色笑載溢橋門絃誦悠悠四訖矣值大浸年荒白晝攫金廉渠魁置之法復出倉庫以賑貧窶子視民也龍津橋圯於洪潦憂民病涉拮据鳩工成於不日採公議建砥中樓以縮山川潤氣工力浩大悉捐俸助建不侵公帑不費民財相時以動不拂人情斯何等識力哉史稱劉道明目覽詞訟手答口授不相參涉侯實過之救荒發粟博施濟衆眞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時薦紳衿庶被化最深思慕最切謀之予構祠祀公置田畝以尸祝之

邑簿黃侯奏免解糧碑

明薦林洪中 龍巖

巖邑舊額歲納鎮海倉秋糧若干石萬山迢隔民力孔艱正統戊午邑簿黃侯奏准移還納於常平倉民甚便之衆請刻其實於縣南之崖用昭功德於永遠云侯名鈞臨桂人由太學授職官多善政惟此疏免解糧誠功德萬古民心所不忘也刻石記之

縣少尉仰碩周公去思碑

明同連

鎔龍巖

周公號仰碩名之彥麻城名家子也自捧檄莅巖臺使者趙公按部卽有能聲於時巖令覲調澄邑前後來攝巖事者俱未幾謝事凡庶政一切委焉時巖外羣盜蜂起流劫村洛暉睨城池內連年亢旱民有菜色城郭頽圯雉無完堞脣齒危迫而公禱雨輒應民隱條陳遂蒙蠲賑捐募繕葺始有堅城所在亡命聞風嘯聚巖行保甲帥鄉兵深入其阻於蛇沱嶺獲劫盜七於墟場獲劫盜三盡除渠魁啖人肉者顧公雖雄畧然性至慈貧民間有干小竊者極力寬釋久羈囹圄饑餒者買米給活蒙委勾提有貧罔路資至鬻其七歲孤於豪室龍巖州志

公聞之垂涕捐鏹代贖以還貧死而不能殮者咸施以棺木巖之雁石爲巖扼要而公兩承委攝司事惟急盤詰絕無濁想凡商旅皆喁喁稱德日食費用依常給買口碑載道咸獲其宜秩滿將舍吾民去也相與撫公美政勒貞珉以寄棠思垂不朽

王侯保障功德碑

兵部侍郎黃徽晉江

國家當興王之運天必誕魁磊雄俊之才度越羣物內以竭其經綸外以展其建豎羣潰獨砥轉危爲安夫豈細故昔諸葛孔明范仲淹二公身在布衣時已有大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望挾其所規畫以應之宜其無不

當也余是以欣慕自牧王侯之保障龍巖其志彌厲其節彌
堅其沉幾先識非人所易及亦非人所易測者巖自丁亥戊
子己丑以迄於今山寇不時竊發生民靡有寧宇界在汀漳
間實扼上游咽喉賊每伺其出入杭川門戶非恃老子胸中
數萬甲兵嚴壯鎖鑰卽全閩亦幾爲之震蕩矣獨計蕞爾孤
城安危攸係侯乃血誠隻影堅持矢志登埤巡督夙夜匪懈
敵擁衆逼城復出奇制勝屢擊之寇竟遁去埔全疆奠爲東
南第一奇功然非事立功成之日始見也侯甫下車政當郡
圍甫解軍需旁牛諸凡免役減糴活民生命省民金錢奚啻
數十萬繼此目擊閭閻困苦多方調劑卻饋金戢暴掠其惠

愛羣黎雖古賢風度如鄭大夫僑不足多也侯此時預知賊
必猖獗密揭上臺交歡汀鎮內練甲兵外繕樓堡日椎牛釃
酒享士卒卽與諸生講藝必密示以意故士民心喻其旨與
敵相持數閱月而孤城屹若金湯較他邑魚爛獸散迄今闔
閩但見芳草萋萋者何如哉乙未以來鄰封失守野多蒿棘
流離載道望巖舍投甦者日以千計侯盱衡菜色恫爲溝中
瘠乃捐俸糜粥存活逾萬此富鄭公之賑給今日復睹之抑
余熟睹侯之事蹟未嘗不慨然嘆服焉凡外吏有能禦敵捍
患特著奇猷者宜以功在封疆不次擢用矧其才畧恢宏可
當大任必須特加優異以旌卓絕苟與他吏同論俸資同議

推戴且或後焉此恆爲古功臣所太息者也侯越今攷績怡然以身任事始終圖報三年如一日更不伐功而以功讓於汀之總鎮王公謂城危累卵請援鄰封得其簡拔勁卒以固吾圍向非總鎮王公幾無龍巖矣而是時勦守危城克振勲伐調習主客則爲防闡參戎何公學文其備鈐守府者李公進才暨千夫長若而人巖之紳士沐浴侯之教養俾侯之展布如運臂指如來子弟彬彬好義親上可與爲善矣而博士溫陵王公廷旦三山邵公繼賢折衝樽俎亦各心侯之心勸輸於市督士於城與豫章邑佐閔公允嘉共爲宣力若署尉事巡宰葉呈道及邑椽陳王珍魏圻吳振鱗連時震邱士燧

蘇士甲邱維堅章奇芳等趨事承命咸中侯之肯綮綏急無敢慢均可嘉述噫侯方強仕精力充粹才氣超邁由此而綏定方夏皆饒爲之故侯之治效實多不勝紀余勒其重且大者貞於珉以備觀風使者入告

當宁知侯之威望素著文武兼優不讓孔明仲淹稱社稷臣行將勒勛彝鼎紀績旂常何事余言之眈眈爲也侯名有容號曰牧楚麻城人

左路開府王公功德碑

翰林黃志遴 晉江編修

嘗歷閱古今治天下之旨惟文武二道故國家求將相於文與武大抵皆在星岳鍾靈亶聰負偉者以匡濟時艱撥亂扶

治奠累卵於泰山起瘡痍於衽席豈偶然哉如我大將軍振
宇王公生長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倚雄關南壓
諸夏其山川封域英顯高壯故其人多魁梧俊偉習騎射弓
馬嫻輜畧戰陣蓋亦天授者與公初建節駐防豐沛之間援
勦豫寇使成皋澗池崤函東都得以安堵廓清斯時也公已
掛盪寇將軍印至

今上龍飛統一河山公應期協運仗策 豫藩隨征江南由江浙
人聞爰授雲霄守禦旋擢左路總鎮開府新羅遙制南劍建
州邵武雖崇山複嶺而舟車所會距南詔丹霞澎湖浯嶼不
遠公身任盤錯與士卒同甘苦訓練約束志意信而耳目習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五十三

一聞嘯聚爭先蕩滌不特上游倚之爲長城全閩聲勢因之
震赫惟龍巖之邀公再造者多己丑城危幾於不守蓋鷲鳥
虓虎實逼處此非得公發兵拯援則孤城旣已難保況際今
安能歸然獨存者乎先是自牧王侯敦請者再公鑒其誠惠
然許曰丈夫意氣相期千里几席雅聞王侯盡心報國推誠
愛民今當背城借一之時可坐視而不救哉且吾自束髮登
壇講武戮力期爲經畧遠大者茲受命鎮閩均屬我民社若
之何隔膚膜而忘脣齒耶爰選精銳秣厲以行命陳遊戎又
新符都闔尙義溫都閩鴻邱都闔大奇統率守備王文會劉
其德王見龍孫洪業韓得勝周夢熊李光新張進孝馬化龍

千夫長賴鼎球孫保德戴吉成高星耀郭龍牧得功等若而
員先後援巖咸密授方畧或櫻城固守或出奇制勝指揮堵
戰纖悉靡遺復虞敵重我輕師久日愒重檄分虔戍守備劉
應虎任從亮包國富諸員到巖星羅碁布相爲依輔而遙制
統領建關杭川者則贛帥副師李公長榮也羽書煙警申巖
禁令其鄭重好謀臨事而懼又咸秉于公之夙負而巖之爲
巖始獲有今日從來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公固說詩敦
禮雅歌投壺揮毫游詠兼文武而有之然而節制方畧雍容
整暇不震不怵料敵如神深沈果毅不讓周亞夫耳公在鎮
在客兵民咸安誠公之約束有日凜然秋毫無犯民望之如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五十四

救焚拯溺然所由覩旌旗聽鞀鼓敵無不望塵犇遁者公之
訓練亦有素也抑巖之邀公再造者不自乙未始戊子防將
內叛勾連東粵大寇入縣盤踞睥睨於漳南岌岌焉殆亦賴
公驅除之力是巖之濱危獲安者再宜其歌頌而尸祝之直
與紫金諸峯比高峻矣余叨侍綸扉從樞府見公身處遐荒
所上封章十事備著碩畫聚米遠圖皆足遣南顧憂日者
王師抵漳復召公共勦掃蕩從此諸故國重稱晉安悉公鞏固余
沐公梓里惠倍爲舉手加額而

國家於公行將錫彤崇報垂竹帛盟帶礪又當與河山並永豈
徒龍巖一邑紀公之績已哉

江侯庄戶功德碑

龍巖古邑也僻處萬山中俗陋民朴自明成化間割巖之東南界置漳平與平之永福里爲接壤田土交錯平有懸寄苗米田則屬於永福米則隸於巖籍名曰庄戶巖人往取納課以圖微利沾潤迨世遠代湮徵需繁重而永福民俗狡黠復誘巖民之愚而貧者積債估算籍其產而米仍寄庄戶前後計有四百三十九石有奇寄米愈繁而累益重萬曆八年前侯曹公憫賠累之慘申詳憲院不令民取俱作官追就佃征糧民得少甦旣而相沿日久弊竇愈深不惟田爲永福承管并爲永福佔耕業佃巧於抗匿隔屬鞭長不及雖善籌畫者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五十五

不能爲之搜剔矣夫國課至重也動關考成米在巖籍勢不得不徵比巖民遂至變產傾家鬻墳賣子以賠償而猶未足者而永福獨安享無窮之利此而不革則巖永爲鄰壑矣我侯下車以來洞悉其隱慨然引爲己任曰王土王民安有受田而不供賦他邑代爲塗炭乎適奉檄編審召各庄戶諭之曰此汝等更生之會也吾當畢力爲汝請命但事關國計非疏請不可隨詳懇各上憲蒙撫院張特疏入告奉

旨下部議覆准將漳平縣寄龍巖苗米四百三十九石有奇盡數歸併漳平縣追徵於康熙二十七年地丁奏銷全書改正

命下之日里叟歡呼有洒涕者此真肉白骨而起再生也功德豈可量哉

龍巖王廷尉碑

黃道周 漳浦

晉鄭相距不數百里僑胼隨四十上下詩書致足樂也香山洛都以皤灌餘閒優游觴詠天下後世想其物采如命圖畫恐不得似者豈皆有惠鮮使然亦其精神風教可相媲道古耳憶僕少時及見薛道譽方伯與蔡梅巖侍御相與甚善每念至五百里造膝羹飯也至於僕而衰矣昌啟之際僕初登朝龍巖土先生已從西臺長棘寺持平天下顧不以名位自老每見輦轂鄉串循循居後者必先生也方是時翹跂之負雲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五十六

背蒼不旦夕取卿相僕既穫落自隕先生亦蕭然致九列而歸海內逖聽望風者不疑橋大人眉壽浩浩顧方鬢髮與握管少年取燈火相耀也先生持繡斧以風憲爲文章輟繡斧搖筆動地以文章爲風憲執經四應先人而成後人而勞此其意仲尼解印以授里師十回九賜徘徊於庭豈必抱牘而入司寇之室乎先生爲名卿當世多事出對縉紳雍容談文藝以道德銷羶集之心入燕北堂聚米畫沙圖四方塞彎黃穀谿抑騰猱接飛鳥尺寸賤士各盡所長其所以安緯和繡者條折無遺誠使邊圉多福帷幄能靈出瑋人提衡其間舞千畫羽未可知也而世顧汎汎使文武並絀其用今天子方

側席旁求俊乂以鞏王家當路諸賢推轂備至矣先生益以此藏器審高壙之射間輟絲竹攜器車相流泉陟隆阜與鄉里子弟剪匏葉而程狸首時游隴畝量畢課箕談離陽離陰之秘豈復當時逃聽之士所望風采而察其端竟者乎僕未至龍巖也聞龍巖人談先生如闕里公自文藝外僕所未述者四焉先生方按粵漳歲大凶輶驄既臨粵糴不閉起殍者千家則夷吾讓德焉先生爲大公卜宅護人墓草雖斲養遺墳不失圭黍則子羔讓厚焉不避璫禍出孝廉於獄不假叢神置猾胥於法則祁老讓直叔向讓仁焉嗚呼是何足以德先生一名御史家居煦咻鄉里察別利害告當道搔竈中此

蔡梅巖碣

黃道周

蔡參知梅巖公旣林居三十餘年名德被於南服自嶺嶠上下纓鉏負販逢漳人必聞有龍巖蔡公者蔡公爲御史持繡斧直道自命服雷行雲應爾顧天下亦多御史安所必道在

巖顯者蔡公卒告子士适曰吾死誰誌吾墓司馬許少微吾之畏友梁山黃道周雖少必知吾行嗚呼臧辰之賢穆叔誦其不朽晏嬰之賢史遷願爲執鞭異代尙爾何況同時僕旣生晚不獲躬奉杖履然早聞薛方伯道譽談謂其志義卓然人表今見其行事良然方僕初仕公已大耋天子毖疆場之務追念柄臣復故相江陵之籍於時林皆起草家無懸車公飄然絕意津路顧以江陵厲餒四十年僅乃得雪當宁亦以公年高蚤見不逼也方江陵敗時諸顯人俱蹈籍快意公時在雷陽見其子在戍所備楚爲疏請寬卹上十八日不下中貴人傳旨詰問事不測公坦然謂吾自爲聖明廣德耳如欲

炙手者豈必雷霆之下乎自公疏出而後稍稍爲江陵寬者士大夫亦卒以是美談嗚呼爲名御史甚易爲宰相殊難宰相得失問御史天下成敗問宰相察宰相得失易察天下成敗難自江陵後吳門太倉亦皆負洪流籌量百世顧一爲珥筆點摘則已矣公與吳門太倉半然否而顧皆無所倚柱常對客言士君子不欺其心則無怨於人矜角尙碎金何況正八之骨乎自公爲御史一按吳再按粵在吳中劾西寧侯籍民田千餘畝築堤銅陵稱蔡公堤在粵中戢瓊海諸酋撫綏三饒使嶺外偃然凡粵中人鑿井上梁輒誦公名以爲鎮福僕常過粵中遇行人無端皆稱龍巖來則俱以蔡公故天下

亦多御史行部不半載何所離屬百姓若此者公遵養十九年間念粵民出督海南學倪毛騰顧謂今日猶見蔡公既轉參政一日請告歸粵人攀啼舟膠不得發粵人卽甚醇亦獨爲蔡公區區也公生甚早慧隆慶丁卯中鄉試年未志學甲戌成進士授中書未及壯爲御史聲名動宇內以不能要路栖遲數十年丁未擁節嶺外又以事去是於功名之轂亦可謂不炙也顧自天下名碩南服士庶無不抱公如蜀者奚必巍卿乎公筮仕卽著一書爲日省錄題其端云勿負君親不玷冠服自是每事必書朱墨以自攷者五十年事德安令公甚孝丁二艱哀毀三年與禮終始可謂世表矣公諱夢說

其先莆人有子四人叔君善文章所爲行狀甚綿至僕不復文爲之碣曰蜿蜒巖阿唯其高矣湛濺瓊陽唯其遙矣橘頌蘭組洵練要矣堯仁舜恭吾安巢矣嶺海之祠夕而朝矣直道在人永不彫矣視我蔡公神所勞矣

儒學沈公去思碑

王以通

聖明御寓所以治教休明風移俗易者匪獨其有司良也維挽幹旋藉有賢師儒在焉顧得民深政遜於教操術難教倍於政此提衡人物者徵去思而宦績較然覩已平學肇開於布衣陳先生俎豆是鄉嗣是海嶠文人至者率由斯軌其繼斯堂者則有若恕齋周公之方正修埜蔡公之介直草亭鄧

少壺黃二公之忠厚蓋均之以深自効而不以難自阻者宜乎其法滋久而思滋深也寰寓沈先生鼎姑蘇人論平三載以遷蜀授行士懷之請記於余余廉其狀雅意姱脩一以興賢育才爲務待諸生如家人父子故其法言正論可欽其赤心白意可掬其多方搏掄曲成靡遺也可慕不可諉洵方正而噓之以潤澤介直而濟之以雍容忠厚而出之以博雅也乎平人士崇學迄今有布衣風固賴諸君子之陶埴先生亦可謂能濬其脈而衍其流者矣后人之輿而誦之尸而祝之也悠乎其未有涯也歟哉至攝篆而勵懸魚與司政而標翔鳳是又就深測淺因難知易耳然貳先生者有歸化夏君冲

姿粹行嚶鳴蘭契於同堂則先生之教益普美益章也其果斯文之幸也抑亦多士之幸也余抱朴素與古君子遊次第類紀俾仰斯碑者先生垂不朽且識並時之有二賢云

鍾侯去思碑

連繼芳

戊申十一月郡侯鍾君來篆平邑及代去復之郡邑父老僉謀爲勒石計走而丐言於余余謂之曰鍾侯之仁愛其在於漳也爾邑之所同被也爾邑被鍾侯之政卽往之郡焉而嘉惠後來方將未已且鍾侯尙未一日榮擢去郡一日榮擢去而感之者有愴然思之者有同然則又安必私之於爾邑也諸父老相與泣曰往者昊天不弔降禍余邑民遭塗炭之苦

者垂五六年巨胥惡阜侮弄縉紳不俟聞命自以納人於囹圜中一夫犯罪舉族爲殃賣兒貼婦迄無寧歲其挈家而散之四方者幾數千人先生獨不聞之乎及鍾侯篆吾邑釐其巨奸剔其夙蠹而所爲散之四方者遂以稍稍復聚則鍾侯之惠於吾邑大也且鍾侯晨出而理日昃而退是非曲直俱惟明允明慎如山不留若火囹圜坐虛牯拳立解義不取吾邑一錢也則其遺愛孰有大於此者乎故侯雖同爲惠於郡之民也而吾邑之被侯之惠者則又獨也塗炭之後施以覃恩吾儕之獲高枕而聚室家者是誰之賜也是又安得而不思思而安得不勒之石也余惟吾漳僻在海隅漳平阻山帶

水其人椎魯朴野貧而無資多業爲農深山之民至有白首不識縣官威儀者蚩蚩之民一或株累逮之公庭舞文吏夤緣爲奸語以某罪某罪則有頭撞地身被酷刑卽欲出一語自救焉不能也故爲上者不患其無以安之而患其有以擾之不患其法之不立而患其法之立焉而奉而行之者之爲虐也今侯之爲政也其在郡也無以異於其在邑也然而其在邑也而民不知其爲侯也出而詠焉入而安焉困者獲蘇訟者獲息譬之雷雨交作元氣鼓盪百物甲坼則又何啻倒懸之解矣昔漢庭二千石母慮數百十人其所稱循吏獨以龔遂數君子然觀遂之爲渤海也亦無他異政唯止罷逐捕

盜賊吏民以畜積訟獄止息而已今侯之於平也而能使困者蘇訟者息則又何異於遂之爲渤海者乎故曰不患其無以安之而患其有以擾之不患其法之不立而患其法之立焉而奉而行之者之爲虐也爲政者誠立之法焉而又無以擾也是則爲政之大者也侯名顯別號步雲爲贛之定南人

王侯去思碑

陳嘉議

天下有強之而不能抑之而必伸者此直道之公而人心之良也直道之公人心之良根之而不可解發之而不自知是以謂之不可強不可抑也卽有爲所強爲所抑而勉於一時終非其好矣又況以去留之際新故之間彼此易念趨舍異

情而苟非其嘿結於心惠孚於志而欲使其戀戀不忘藹然若慈母之依也是亦不可必得之數矣且夫令之於官猶傳舍也令而謂之攝民又將以傳舍視之也攝令者曰吾自有其職耳於彼代庖則其職多不稱謂攝令者曰吾自有吾令耳於此暫治則其情多不孚是以爲令之難而爲攝令者之尤難也攝令者而能得乎民情其情有倍於爲令者矣乃王公之攝篆吾平也踰二月而始一年匪有三年攷績之久也而民之思之何以若是之深也其君子曰王公溫而和恭而有禮坦而不迫於衷斯其爲士大夫之望哉其小人曰王公廉以直簡而不苟儉而無求於人清靜而不擾於衆此其父

母孔邇而吾儕小人之所懷哉是以耕者相與思於野賈者相與思於市老者幼者相與思於家其在也不知有追呼之擾其去也不勝其慕戀之思是皆所謂根之而不可解發之而不自知不可強不可抑而非勉於一時者之所能爲也不然縣令之威權雖能行於一時而久之民且有斃心甚者鷹鷂視之去之唯恐其不早而又奈何以言思奈何以未及一年署篆之令思也王公恂恂儒者已不實名利於胸中雖每事包容而實外寬而內明其器宇度量固不可涯涘測也昔黃霸之爲潁川多有惠政後遂以治行第一徵入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今王公之治行固不作第二人亦行將徵入京師如五鳳中故事則其被澤又豈特吾平也哉吾平一邑之思又蓋其私也王公名廷對別號杼素爲撫之金谿人金谿之先有黃蒼嶽者治吾邑亦著廉能民亦至今稱之因知江右固多君子哉

董侯去思碑

陳六韜

邑侯臨海介繁董公以甲申春仲自巖邑來署吾平出民於湯火中勞來還定問其疾苦芟其蠹螟突不黔者相與返於室裏不入者相與遊於邑浸假而雞犬安浸假而婦子嬉浸假而商賈集於市行旅出於塗雖當寇焚之餘猶欣欣相告曰天之惠我以仁侯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捷若桴鼓烏在爲久道化成哉將及期得代歸巖巖視吾平
不百里而近父老子弟猶在仁侯襁抱中爾乃若有不能須
與舍去者相率徵言以勒不朽余惟君子歌風詠俗莫備於
詩詩咏嵩高蒸民羔羊諸什大都讚述其大夫約己惠民恭
上勤民之績而最切莫如民之父母之一言父母於子雖甚
弗類亦百計求所以生之未聞百計求所以殺之也王者之
道利之不庸乃始殺之而不怨嗟夫蚩蚩者之沒於利也久
矣但知出爾者之爲非而不知反爾之亦罪但知悖入者之
爲過而不知悖出之亦愆也非我仁侯至止委摯周全呵護
而噢咻之平其復有完民讒人高張役夫孔多旣罟且數繼

以竭澤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何生之與有侯目仁心爲
質余所云百計求所以生之者如此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
母也詎曰倒懸之後易爲德哉今國家多難西北瘡痍未起
東南杼軸其空安得當事盡如吾侯以至仁易至不仁耶雖
然平之爲邑風土礪深民俗朴魯見捕役則心惕息見豪胥
則頭搶地而頃日之患又有加於此者撫劍疾視之雄武斷
鄉曲一揮百從攫金於市割種於田暫若尋常所過爲墟矣
害民之生毒於兵火侯廉厥渠魁詢之國人皆曰可亟寘重
典而通國咸服蓋公之爲平盡善政也而其大指稱是矣昔
于公治獄不阿不枉曰吾後世必有興乎侯先世嘗有司李

吾漳者口碑尙在方將報祀學宮世德作求侯當翼贊天家
遠媿申甫仲山之烈又豈獨平民之歌樂只歟

查侯去思碑

奉化鄭知縣

慆龍巖

邑侯查父母浙之海寧人也起家文學便以天下爲己任弱
冠登副車由是入尚雍謁銓選得擢漳平令夫吏治蓋綦難
矣爲令難爲平令尤難爲平令於凋瘵之後則愈難平巖邑
也僻處陬隅山多田少地磽民貧則經理難海隅效順矣而
不逞之徒鶚音未革鷹眼猶存或朋比樗蒲巧設攫金之筭
或詭捏詞訟大開網利之門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則鋤強扶
弱難是數者皆人之所謂難也然而自侯處之舉無難也甫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六十四

下車卽軫念民瘼虛心實意貫注於綏字間所以治公之暇
延攬紳衿讀法之餘咨詢父老譬如魚樵之於山水習見者
自明又如川陸之於車航適用者爲益所以知之眞而行之
力不數月而利興弊剔教化大行固其宜也革火耗剔陋規
免硃價定編審所以經理之也四知自凜兩造無冤勾攝省
而雞犬不驚犴狴清而烏雀可羅所以撫字之也捐脩文
廟以崇聖葺理橋梁以利民課諸士則耳提面命文教煥然
一新講鄉約則家至戶曉風俗頓爾改易所以整飭之也至
於軍需孔亟侯則度其可行者婉曲慰藉勸民輸將其不可
者不憚爲民請命卒之民樂於急公卒得當以報上命所以

催科者固如此若夫飭除賭博嚴禁私宰士蠹勢豪包攬詞訟捏影射人不難立置之重法於是奸人屏息比戶可封所以鋤強扶弱者又如此是數者皆人之所謂難者而俟處之舉無難噫平之民何多幸哉宜乎謳之尸之祝之且欲勒之貞珉以垂不朽也予忝屬鄰封平與巖壤相接趾相錯語云河潤百里海潤千里予固有所重藉也豈獨爲平民幸哉故不禁欣忭而樂爲之記

重脩功德祠碑

按察使李元

世嘗謂域中稱最大者莫如天地而孰知天地之外足以稱其大者亦莫如山川然山川之治鑄有以大成其大者亦

有以未盡大而仍見其爲大者又因乎形勢之廣狹而次第焉或爲國都或爲州邑或爲鄉鄙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此其事必屬之建邦啟宇之人卽如寧之初壤入於巖名曰東西洋離巖僻而遠其時風氣未開人文未振而且教化不行民祗於亂無論其上不能與國都爭隆中不能與州邑北勝甚至下而欲與鄉鄙同其安常者猶不可得維是彼蒼厭亂將舉斯地而治之鍾其英于曹子二昆長文騁次鳴鳳毅然動建邦啟宇之志審其宜民便俗勗立八議獻於方伯洞巖周公公覽其議甚嘉悅之遂單騎薄從入其疆而相土凡揆日測景籌畫經營躬率二子先之勞之自是東西洋始儼然而

爲邑旣邑則漸而開風氣漸而振人文漸而行教化悉井然
而有序豈非有數存乎其間哉是以當年令斯土者食其德
而不忍不報其功乃祠公而俎豆二子配焉是公之有祠宜
其於萬斯年與社稷長垂不朽夫何理亂環流寧之城陷於
戊子兵燹疊積而公之祠亦不免於頽垣敗瓦兩宿於堂風
棲於室使興復無人久之將春忘爾春秋忘爾秋而俎豆由
之以廢後來者竟不識公與二子爲何人所關詎不重乎求
其知此意而能行此典者端有望於賢宰令第朝廷建官惟
百惟千而能振衰起弊視國事如家事者蓋千而罕十百而
罕一往往而然予於寧鄰邑也實爲珠聯屏翰之障未嘗不

致思於其人予壬寅春過公之祠而入揖之忽覩其樑棟輝
煌宮牆赫奕令人凜如在之敬不禁贊嘆再四歸美於當事
者之勤劬今而後吾知公與二子無恫心而山川有起色雖
未必爭隆國都亦足比勝州邑而安常大越於鄉鄙矣至於
開而風氣振而人文行而教化可卜其從茲益盛豈非有數
存乎其間哉故斯役之興不獨公蒙其休二子飲其惠卽公
與二子之苗裔靡不朝而祝暮而頌因而問夫主斯役者誰
邑侯蕭名亮號素庵都人士因卽於祠左尸之祝之當與周
洞巖公開創之功并垂不朽矣特爲之記

寧洋本龍巖東西洋地界延汀萬山中茂林複嶺時阻聲教
庠生曹文聘曹鳴鳳力陳八議於當道請設縣治始僻壤方
創法製未備匪有愷弟君子莫理也白屏鄧侯以萬厯甲戌
至則慨然曰茲邑雖小豈非天子之赤子而非吾之所當生
聚而保全之者乎則惟求所以厚其生而正其德者邑未知
學則政先學慨文廟之頽窳則卜遷於左規制閎偉視昔有
加觀學宮之湫隘則建學城南聚衆俊秀而教之爲期日以
課其業表棹楔以示敏惰復捐緡易田以贍籛者而民始脩
文事邑不能百里城制不完民往往患盜度民歲餘可役建
臺爲樓範鳧鳴鼉用戒旦暮而民始無患盜城西洪流當要

衝夏秋雨集諸水驟溢東西通衢多嚙嚙行者告病爲鑿山
通道甃石夾梁直列廛以利貿遷而民始裕財而免病涉故
事里胥十年一督九人坐而負之里班有條鞭之靡田多匿
畝丁賦弗均至是定其輸課復冒暑躬丈而平其賦法民始
不擾民故苦弗恤流離中澤者毋慮數百家邇以侯之能旋
定安集也咸襁負而言旋故里教與政而兼脩士與民而並
得菡爾僻麓燿然一新謂之豈弟君子非耶侍御崔峯孫公
燕陽商公先後檄獎朝寧知名例當崇陟持衡者將大任之
必固試之又以詔安瀕海難治與寧之阻山相埒特加五品
服調轉命之方離任時寧父老子弟數百人詣治哭留弗獲

已又逆之於郊至擁蔽後先不能行今在詔幾二十朔矣寧人思之不置以不佞守給舍爲言官言是足傳復相率奔告乞言以紀去思不佞謂鄧侯之爲寧也以實心行實政今在詔政治民安猶之寧也初不泯泯以徇俗亦不皎皎以求名至若所舉恐弗當鄧使君心其止之寧人相視泣涕復告不佞曰頌德頌功昔則然矣公獨不見羊叔子何君公乎襄人楊人以其有遺愛也爲立峴山去思之碑事具上記今鄧侯之德在吾邑天下未必知也感公之德在吾心吾之子孫未必知也弗有紀憲民情之謂何且也背惠者弗祥師古者永世公其母辭不佞旣不能諭止亦念侯之在寧也鄉父老子弟之在鄰封亦薰沐餘潤正思有以揄揚之而未能寧人又苦請不已卽不言何以慰寧人悲思而愜其懷遂命筆述其一二俾刻之且以告夫後之爲令者

楊侯去思碑

林懋和

今天下郡縣司民牧者賢則祀之名宦制也乃復有生祠有立碑者民德其上私相率祠之紀之且弗使其知也故曰思寧洋新設之初民尙頑梗非有大感激不能使之思如前憲副周洞翁則祠之前令鄧白翁則紀之乃今紹翁楊侯牧茲三載政成頌興民方酣其惠風而遽丁外艱以歸四民驚愕戚戚若無所依出耄攜童遮道踈輿羣矯首東望弗事忘業

隱然憂殷欲借而無由者乃相率伐石以繫其情雖私亦公也求予言紀之予觀侯朗雋警敏豈弟慈仁已練習吏治下車卽究意民瘼求一切宿蠹湔之省刑節冗革供應并包攬清庫弊謹權度定鋪遞之廩薄舟商之稅抑豪猾之奸而凡妨政病民者不復有矣至於新興之利數其鉅者則均賦役酌條鞭而民生以遂公文法清畝數而苗糧不紊設保長增鋪隘而盜橐以殲置預備之倉而儲蓄有賴節綱銀之派而里甲獲安造橋梁以通利涉脩通衢以來遠邇建社學而豎應一樓擇名山而建祝聖宮貨地基而創養濟院以至增宮牆右文課士一時材俊彬彬然銳於進取比及三年寧不下

於他邑凡周洞翁之所欲爲者侯已爲之鄧白翁之所未備者侯已備之下車之所究意者慰矣而其教化誠無愧於許少張息訟無愧於劉叔方勸學興禮卽文翁之在蜀郡拯災恤凶卽晦翁之在崇安有一於斯名聳後世侯實兼之追琢金石茲不朽焉其卽甘棠之咏召伯九斝之悲公歸非有大感激能然耶噫古今貴顯何限也惟峴山之碑千古弗泯焉予以是而爲侯望安得今之令者盡如侯哉侯浙江錢塘人繼時號紹南積學屬文通治體達民情爲之亦有本云

王侯去思碑

張瑞圖

昔漢史中如張敞趙廣漢之徒以摘發治辯馳騁一時率亦

赫赫於一時而止其所居淳淳悶悶若汜鄉侯何武去後復不啻見思此其故何哉蓋治道貴與人心相綰結彼赫赫見奇者驚舉風發不務深求乎人心故雖令必行禁必止而終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若慈父母於嬰兒能爲赫赫而不忍爲赫赫者也不然史稱何公仁厚其爲刺史時行部中吏屬有罪輒又應時彈奏何不少姑息如此也茲衡我王侯殆其然也侯賦性純穆操行廉仁莅寧五載如清編審平徵收撫流移剖冤獄卻常例省勾攝絕干計表貞義興文會脩學宮種種善政難以指數大率立法務簡持法務平規畫務爲久遠而躬能刻勵行之至於斟酌調劑各期當於人心

乃止是故人之於侯始至而懽然就之已習而油然安之擢濮去寧計所以留侯不能悵悵然思之至不已已以遙質汜鄉侯何古今人不相及也雖然侯之平易近人果僅僅因循爲之乎其丰裁凜乎不可奪者其大畧見諸抑開採而斥冒籍焉昔當開採乘墉勢挾大貴人之刺以請冒籍濫竿財賂鄉先生之牘以要倘耽逐干進之計一行則寧邑物力悉爲權貴恣睢寧庠人材俱因蝨賊湮抑矣侯獨罔所顧憚嚴申而迸絕之一如汜鄉侯彈劾罪狀未嘗或試其端方之度令人景仰而企慕者前後又何不爽也今寵遷濮州以風天下吾曹慶侯之知遇轉悒寧之靡恃其所爲去後思者豈能一

時止耶夫九閩萬里臥轅借寇必不得請無已而相與志思
甘棠勒侯之德政於貞珉以比漢循良之後往來睠顧閱其
蹟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侯者則寧之思侯常在侯之思
寧實未艾矣言不能文謹道其實以爲記

文

釋奠先師文

陳眞晟

竊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
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
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惟夫子中和眞
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旣得其像尤尊

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哉幸此深山士子慾心未
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
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
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事業則天下之學校
皆正教之學校也其間有賴於王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
治新建聖像旣成禮宜釋奠

祭蔡梅巖先生文

許宏綱

天啟丙寅夏六月丁丑大中大夫廣東參政梅巖蔡公以疾
卒於家越明春其門人許宏綱始從南京兵部尙書謝事歸
聞訃哀號亟欲奔奠几筵而力不逮乃潔酒束芻爲文而哭

之曰嗚呼吾師胡遽棄綱而長逝耶天之於公其保佑身名也非不厚而富貴福澤之申錫也似尙慳胡爲乎一疾而不痊嗟嗟公世人也實天人也夫紛華靡麗之移人也賢者不免公以英年取上第平步鳳池非有辛苦艱難之動忍也而蕭蕭寒素人至目之爲蔡酸此之根器已超超乎玉井之蓮故巡方薦牘狄門之桃李也亦陸氏之莊田而公所推轂終身不選一錢棄置歸來名士且書空咄咄而親朋嘯咏松菊盤桓任數十年之扁舟野渡而回頭軒冕藐若雲煙蓋公所印證者千秋以後之公論而公所衣鉢者三代以上之真詮不緇不磷剛大獨完嶺東之千金而建橋也瓊島之隻身而

航海也林棲之一塵不到而容膝自安也友誼之泣鬼神貫金石而死生不變顛沛不遷也皆公之所以愛遺召芟望重彥方而至今與日月爭妍乃若江陵之炎赫也人人槐柳一朝銷歇萬矢爭攢公向來不妄交半刺顧挺身雷霆之下爲戍子而祈寬幾罹不測坐致屯遄曰吾行吾意遑恤一官此豈直今人所吐舌而縮首抑古人所遠跡而迴舷嗟嗟世所惜公以公之未大用耳使公而無此舉也焉知其不大用使公果由此術而大用也焉知其屑暝於九泉維岳所降乘冥而還生平之吸露殮霞旣翩翩乎蓮葉舟中之太乙此際之驂鸞駕鶴且飄飄乎玉皇殿前之書仙況偕元配攜冢子不

浹辰而脫然羽化也亦何異乎共梯青雲而登天嗚呼公之
許可於人最慎公之知愛於綱獨偏三年病榻百幅雲箋諄
諄乎畸人祝履佳允之象賢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儕盍相
率而勉旃俾公輾然

祭廖漪園先生文

楊際會

嗚呼先生一代偉人生爲四方所瞻仰沒爲士類所酸辛其
文章道德巖山不能喻其高其教澤及人之廣與入人之深
巖川不能際其垠方弱冠之餘已蜚聲於黌序及強仕之後
遂聯捷於卯辰由此實至名歸列憲嘉其學行薦舉孝廉錫
以匾曰文義深醇而邑之大夫尤聞聲折節甫下車輒造廬

奉弊請爲通國之師賓自巖人未知理學而先生啟以周程
張朱自巖人未知古學而先生作爲文詞直上追乎宋唐與
漢秦自巖之帖括多趨詭僻而先生引以康莊大道自巖之
士習多事奔競而先生勵以廉隅恥干謁於有司且絕跡乎
公門寧淡薄以明志毋苟取而橫奔尤明於出處大義間有
慕其望重而欲導以詭遇先生趨而避之惟恐一身誤落乎
緣夤其居家則孝友施政其接物則淑氣閭閻其引進後學
則循循善誘其賞識士類則多爲羽中之鳳與毛中之麟嗚
呼當今之世起衰式靡繼往開來舍先生其誰因我巖所以
仰爲儒宗邑之都人士遂莫不執經問業負笈而親仁際會

少未知學比從先生遊側聞緒論若聳之忽啟自是有疑輒向而質有藝輒呈而正謬荷先生教誨倍加乎他人自叨膺選拔以來數年猶困伏櫪方將瞻依函丈求示以簡練之方奈先生司鐸他鄉不獲若曩時之侍側親詢猶念長樂爲福屬邑擬以今秋省試便道審先生之起居遂盡發三載無所質正之疑義以期剖論之津津誰知未屆啟行竟訃音之遠聞嗚呼泰山梁木忽然其頽壞德音道貌杳然其冥昏豈天道之無知抑所傳之非真際會將信將疑奔赴邑治望見先生里宅縞冠素服趨靈者之頻頻乃隨諸紳士後不禁哭之至慟而淚之沾巾猶憶客歲先生之貽書於我思欲致政歸

里與小子輩聚首談心曾日月之幾何此言未踐竟於長樂之官署厭世而謝塵在先生訓誨多方不啻過者化而存者神一時樂邑諸生沐其教澤者哀之如喪其椿萱獨虧際會素蒙樂育方賴教誨以終身自今已矣將向誰而質其疑更向誰而正其藝徒致嘆於典型之彫謝而抱痛於山斗之沉淪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豈先生之享年未永實際會之賦命遭屯嗚呼人生如大夢天地若轉輪自古英才傑士莫不有寄有歸惟不朽者爲尊若先生文行在天壤愛慕在人心堪以垂千秋而不敝豈近今功名富貴之士之可與比倫際會忝在門牆無可表赤聊具牲饗之奠先生有知庶彷彿而來

醜嗚呼哀哉尙饗

傳

董公傳

明教 虞大順 甌寧
論

夫士方窮居時動恨不得一試以吐吾蘊抱何擇地哉乃稍嚮用得善地率沉溺世味舉生平而盡棄之不善則憂鬱憤懣悲歎無聊誰能安意恪職不避艱難而圖以宏理道者寧地故一巡司介巖平連永大之間盜叢化梗嘉靖之末始平爲縣而董公首來令焉一荒莽區耳閱城郭城郭未完也入縣署縣署未備也謁學宮學宮未建也亡論他者蓋以數百年狐兔之窟而一旦縣之豈特不善已乎公下車悉心殫力

龍巖州志

卷十八

藝文志四

七十五

諸凡制宇咸採取而構造之河橋道路以次創闢時民多流移志尙攜貳則務爲寬徵輸嚴侵漁罷煩冗以勸撫之已念經營法制以飭方張之治具而非以淑久陷之人心爰期羣父老子弟諸色人等聚而講致良知之學迎機開導窮日不倦立鄉約申聖諭刊布家鄉禮纂蓋一時四面嚮風焉且甘澹薄寡嗜慾凡饋遺火耗鍰金悉卻而衙內蕭索如寒士然攜一姪物故僅具棺殮以舊衣有士弔而見曰卽索一二布民甘之弗從也一日將出有機兵入執冠帶見以爲此門役事杖黜之旁邑士利新設多市冒籍堅執不可卽勢宦躬懇拒不之見有緇流稱寧人曾習舉子業欲歸宗告府批准考

也則繳其詞曰孟子復生終難斯受觀音現世目莫逃情府
竟亡能強之其爲人剛介類如此巡海道周洞巖公嘗稱之
曰董先生眞當代良佐也任隆慶丁卯秋至辛未春而鬱林
之命下人皆以爲公屈於邑將大伸於州也竟辭不去後寧
人有見公玉山野服道巾賣醫卜橋上然則公初官不染處
不善無纖芥而後當超擢之日又能飄然遠引者其天資清
高人也至值甫造之邑諸凡未興咸一一次第區畫而布置
之以卒成厥功抑又非尋常所及矣予丙戌來署學事去公
爲令未二十年聞諸鄉大夫父老咸嘖嘖稱慕思之誠恐其
久湮滅也稍訪得其故實而爲之傳冀有以風焉

明司寇虞石王公傳

公諱命璿字君衡虞石其別號也先世由溫陵沙塘徙鎮海
入龍巖公年二十五中萬曆庚子鄉試甲辰成進士授廣州
府新會縣知縣庚戌行取擢陝西道御史壬子巡視西城癸
丑巡視北城甲寅欽差巡按直隸先是東宮長大未立儲位
久虛公上疏請冊立青宮預教宜早福王之國援景王潞王
例撥給養贍而後歸國行有日仍逗留公再三上疏大要以
養贍田畝有祖制當循啟行有期無容觀望語皆切直稅使
四出所在騷屑中官高竊踞八閩者十六載火民房淫婦女
打造通倭海船買辦通倭禁物又聽徒棍多買童釋碎顛和

藥無不殘害公廉得其狀特疏斥黜中外稱慶巡按北直隸
事竣故事文武將吏例有敘薦皆輦金輸鏹至其家公一切
屏絕嗣新寧公訃至號哭南歸丁巳服闋卽家起廣東巡按
二疏乞休不允次年赴任公熟知粵中疾苦興利除弊次第
舉行先時東西洋巨艦一至輒以貿易入城公恐生異心設
灣門參戎移西山兵以增防守互市不容踐入交趾暹羅諸
島海舶其來若風其猛若虺出沒不常公按部海濱規畫守
禦星羅碁布永絕窺伺監戊午科試時士子卷費維艱公卽
以廣州肇慶潮州三府贖銀僅一千八百兩置買腴田歲收
租稅充通省諸生卷費天啟辛酉復命陞大理寺丞晉太常

寺少卿丙寅晉大理寺卿時逆璫魏忠賢竊枋詔獄繁興銀
鐙載路公正色不少屈撫事中傷適丁太夫人艱得從寬罰
俸三月猶賜祭葬蓋出於上之特恩也崇禎十年丁丑以原
大理寺起用戊寅晉刑部右侍郎時禁網頗密公獨輔以寬
厚出錢侍郎臧太守於獄會特典京堂三品以上准面對策
考選入閣公條對稱旨己卯署刑部尙書事因旱陳言開釋
大小臣工數百員詰朝霖雨大沛時邊報日警中官皆出監
軍有權璫鄧希詔守口失機公據實以聞忤楊嗣昌意遂冠
帶閒住自是以後明堂定議有若奕棋灞上多軍幾同兒戲
卒至流寇交訐陵寢震驚甲申聞變北面放聲大哭義不欲

生灰頭士面鬱抑呼憤以終公文章尤精於奏疏調暢剴切如劉子政陸敬輿門下士若公楷柯公元伯李公開芳魏公呈潤吳公之奇皆讀中秘書司銓諫有聲黃文明公曰先生持繡斧以風憲爲文章輟繡斧以文章爲風憲此實錄也

明大司徒介峯公傳

黃道周

大司徒石公名應岳字鍾賢介峯其別號也原籍滁州徙居龍巖先世以武功顯至公以隆慶辛未進士選讀中秘書嗣官禮科都給事中首疏請祀先大儒陳真晟於鄉以風勵教化復疏請遵祖制令史官入直隨時紀錄以備纂脩時上加宮徽號以內帑不充詔取戶部光祿銀各十萬兩公上敦節

儉酌經費疏後尙衣監崔敏奏買珍寶等項又上端好尙停取用疏中貴交構留中數日人人爲公危公固晏如也適有彗見日食則上勤省回天疏太醫倚援越遷則上慎重名器疏他若恤民困重邊儲議漕糧改折定法制通錢及申明科場事宜典試各省宜用京官後先二十餘疏鑿鑿可行又疏請豁江南宿逋草料三萬四千有奇民咸德焉其晉應天府尹也適海忠介爲御史大夫方嚴相亞墨吏望風解綬都人有總憲清似水京兆白如霜之謠改順天府尹值潞藩就國供億冗濫公持大綱嚴爲裁抑處置得宜留京提督操江協理院事羣吏凜凜三軍同挾纊東南倚爲長城兼攝比曹平

反吳英等冤獄大愜輿情其他卻歲計絕饋遺革堂饌又公之瑣節矣繼以司徒致仕歸得遂終養爲政於家爲法於鄉已捐館訃聞上憫老成忽逝加恩遣參議閔夢得祭葬特贈戶部尙書蔭一子入監所著疏草文集若干卷現存刻於家

廖漪園先生傳

先生廖姓諱溶字漪園龍川其別號也世居龍巖之武安坊其先本宋尙書剛之裔遞傳而至曾祖曇天啟辛酉亞魁祖士偉廩生贈文林郎父慶辰登康熙丙午賢書出宰江南松江府婁縣母陳氏封孺人生子五先生行居四也先生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年二十三補邑庠弟子員康熙辛卯以書

經領鄉薦壬辰聯捷覆試以卷汙報罷不復赴禮部雍正庚戌授福州之長樂教諭先生雖生長宦家常自甘淡薄且喜寧靜生平所讀書惟以程朱爲宗主作諸生三十餘年留心探討大有得力因集成語爲偶懸於庭云不作無益害有益願集羣言衷聖言作文不趨時好堂堂正正惟體貼聖賢語氣達其意而止尤工於古文詞詩亦間雅時有江左巨儒盧文子者因先生隨任松江一見便器重之曰此子異日所造當不凡也粵東太史洪某兄弟嶺海名士也偶於燕邸同歸一路耳先生談論爽然曰余伯仲當執弟子禮不遑矣自是名重一時登第後歷任有司造廬折節請爲義學主教俾新

羅之國人有所矜式先生施教循循有次第先立品而後論文因立敬業堂論學七則於後生大有裨益由是起衰式靡士習端文體正巖之都人士賴以陶成者不可勝紀先生性孝友事父母無違禮處兄弟怡怡式好尤能推財讓貲父任婁邑解組歸宦囊所有先生悉委之兄弟惟取古書數篋而已且其爲人溫厚和平與人交有黃憲風度其持身則以廉隅自飭厲自作諸生以迄成進士後不惟屏跡公庭亦不肯向有司妄投一刺嘗自銘云息有養瞬有存無慚屋漏進以禮退以義不入公門而於出處大節尤慎重不苟且先是會試屆期有太史某慕先生名高欲出其門下而導以詭遇先

生避之不通見一日趨燕邸坐臥榻默囁以言先生辭之再三乃別而去因嘆服曰廖君真古君子也自是名益重列憲嘉其行誼癸卯薦舉孝廉先生膺首選時有同事者夤緣佈置遂蒙擢用先生不屑爲也有問者曰夤緣佈置便非孝廉此語人爭誦之先生一生不以功名爲重惟以古人自期家居二十載祇好引進後生教人爲善有餘閒則與同里虛舟鄭先生冰涯吳先生二三知己樽酒論文賦詩見志而已及筮仕長樂知廣文職在課士遂集諸生於明倫堂上大聲疾呼曰士以行重文其次也而行在五倫做起文向六經得來余今當與多士共勉之抵任未期月士習日端文風日振尤

於下車伊始見文廟傾圮卽出斧資所剩倡與通庠題捐脩葺諸生中有雀角者先生諭以理且達以情致囂凌化爲恭遜上憲廉知其才有訟延不決者多委治之先生用能得其平允由是益重先生之賢能欲擢以邑令先生辭弗就尋以年老將致政未及舉行遂以疾卒於長樂之官署是爲雍正壬子閏五月初五日巳時也先生生康熙甲辰年二月初六日辰時距沒之日享年六十有九所著陰陽象數圖說朱子陰符經本義皆有心得獨闢真諦其詩古文辭制藝各成卷帙待梓

贊曰先生爲人光風霽月人皆知其樂易可親矣而不知其節操有確乎不可拔者卽其臨場堅辭臥榻默語之一節尤爲人情之所難古稱柳下惠曰和而介先生其殆和而介者歟卽謂爲今之柳下惠也可賢者生則重於鄉沒則祭於社後有舉行鄉賢之祀者當虛一席以待先生矣

書後

書忠國志魏侯事蹟後

陳六韜

嘗客外見有老者焉年可六十許偉軀而豐頤黎面而熊視攜其一子一婦傭於人而孤寡一甌以自給屏竹爲衛容不盈咫傴僂以入委蛇而後能屈信余眡其貌而怪之頃之從余過南侯之洞洞頗險峻中虛而外石樹埤可容趾十千中

可容趾數十千戰守形勢隱隱可想見也余歎曰辟寇耶其爲寇耶今不復識其誰氏矣老者曰是故渠魁李烏嘴所營者彼雖守險無以爲也其後殿於吾鄉皆殲焉吾鄉久明也余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能知故實因與語爲余道庚辛之變甚悉其言曰吾身長而膽壯少時應募爲義兵以力健爲一社首然數奇始從邑尉將禦寇於分水界未及敵猝至我兵倉皇散佚吾挾尉以走尉德之益命吾爲甲長言多聽者久之復從邑侯魏勦寇魏侯死焉吾因不復爲兵而自蔽於鄉里當魏侯之沒也其失筴皆在我先是寇聚於龍頭寨謬爲偵者來曰賊以來日俱出糴吾急走數十里擣其虛成

禽矣侯信之臨發發號皆不鳴有止之者弗爲止也行數里許忽長虹集於頂雨暴至有止之者弗爲止趣而前未幾賊伏發徑狹甚隊伍不成咸奔潰後者不知前者去前者不知後者至侯遂遇害侯仁人也而天扼之然侯亦自失所寵永福土兵賞賚每厚焉他者多不堪及難仍不得其力亦不得衆力方是時兵燹連年喁聚而竊起者不可勝計癸亥華嶽之寇以千數猝至吾里居民宵遁吾與諸少年據守石門隔諸少年父母爲虜其子佯爲譯者往偵之忿甚號於衆曰必報怨有死無二遂操刃以往遇寇搜於山澤者獲之凡五人問所長皆曰無有曰彼冠通天而蟒者何如曰亦無有於是

咸知烏合之寇無能爲矣翌日揀敢士十九人以往日停午賊方食十九人驟至薄賊營賊不知所爲悉衆倉倉來迎十九人忽分爲十九路各當一面裹而圍之無一不當百者賊左右應不給遂亂竄殺級不計生擒九皆副之奪所虜父母及餘諸被獲若于人以歸是役也以十九人破賊六七百人賊落膽矣不數日諸寇復集約千餘請戰不許又二日我兵鳩各鄉之豪者得百人分爲三道以出而留其二路各置一人鼓之如伏狀賊疑甚三道卒至接戰於溪坂賊大潰殲者十之八積骸盈堤水爲之赤其魁匿人舍執而磔之時吾操刀從事所殺者夥矣血汙刀把不可復殺以水滌之又復殺

兵寇連年人民殃甚是舉頗足償恨初流寇之集也邑發官軍來禦軍多龍溪人營相距百步皆賊所親暱相呼道舊陽爲拒守觀望而已官家饋饟給之皆取足於吾里吾民兵凡兩戰卒未聞有一人鼓噪而前者輸餉稍不給輒怒而起攫倉屠畜助寇爲虐民生其間亦不幸矣吾不分乃至今日至今日雖窮餓備於人猶之乎爲太平犬也雖然吾老矣吾兩從征濱死不死兩遇敵一大戰不死今乃不知死所也當萑寇四起時民雖逃匿猶見暫乘間以時耕穫乃今吾里中有闔境俱無煙突禾稻茶菓委地不收六畜布野深山深處征徭莫避捕聲捉影蔓及株連一卒號呼四鄰屏竄苛政猛於

虎今殆猛於盜乎余無以應爲之嗟歎久之歸而思其言皆足以警諸在位者又所指引皆可據因取忠國志閱之見所書魏侯死事不能詳但日漳平令魏奮勇當先死之余又聞侯死時有侍者亦魏姓華口人抱侯頸大呼曰死虜敢殺邑君邑君死天兵至死虜無類矣賊怒先斫之罵不絕賊亦尋悔天兵勦楊益果如侍者言志亦闕焉志中記李烏嘴與楊益同時不聞其死於此也久明所盡暑者俗名其魁曰鴨母老志亦不書因并記之老者盧姓忘其名與余語在萬曆戊申夏五月時邑君陳象初治邑諱所志魏侯將及難衆皆解散獨民壯黃尾操戈以衛殲賊甚衆竟死之後追義其舉終於此